

鄉園憶舊錄

序

審考與國所載天下名鄉  
不一而魯多文學齊表雄  
生鄉獨與他異蓋岱宗居五  
岳之北渤海通八方之流名山大  
川之鬱結也既厚且鍾毓也自

奇之以鄉號昌平誕生至聖而  
孔門諸賢濟之畢出齊魯迄今  
過濶里而緬靈光以任徊不能  
去尚已自漢唐以來田河伏生以經  
術傳程振張鶴公勳名顯述  
及近代黃少保則草木知名高

太僕以清廉樹望其彪炳史冊者  
美不勝書而示

朝山左人材尤甲海內所宦者

高白南施北宋則曰南朱其與

支崔在平之傷躬孝友董平原

之遇子沉雄顏皆後先輝映今

人相至南師餘韻穆然想見其為  
人特囿於方隅嚮往徒殷不獲遊  
其鄉以覽其勝生心歎予乙巳休  
吏素山侍家崇色回童雪嶠真  
君山左博雅才生平黃作等方而  
仕石齋學政知之既雅好修輯誌

丙集隨筆一書於蜀中風土既  
宜寫之為咏誌之特詳年已

贈矣人口矣近復以續刻鄉園憶  
舊曰乞惠迴環莊補竊學之意高標  
以立言也如適海市其惜古以叙  
事也如儼珠求其回條而共貴

也如合謀泗之源流其考矣而辨  
歧也如別淄澠之真偽至若印一  
筆必搜之未一咏不遺之美則  
又如陳三戶避四舍而久所未見  
所未聞者昔臣洋祥得騷壇之仰  
柳泉志異寰海誌稱君以信稱之

簾思誌桑梓之美卷直合二篇  
一乎固不啻若山也海極天下之大  
觀而無憾矣新集也采之輯史藏  
之石集

熙朝文獻將往乞承擬其華捷之  
實以垂祀不朽之如尊美鑿鑿



僅寄一人憶舊之里而已郭先生西都  
技隨醒寤其言何足為買重然歟  
折善詞用德鄉生以先生不獲遊  
聖人之鄉而得友近聖人之居其祥  
契山川之物聊足未逮之志於第一  
不可謂非厚幸也謹序

賜進士出身四川嘉定府崇山縣  
知縣閔南愚弟茲生頌字拜樞

鄉園憶舊序

輯聽兩樓隨筆刻竣忽啞然  
自笑此書於蜀畧舉一二矣設  
有問予者曰子之鄉人物若何  
山川風土若何得毋茫然不知  
豈遊其地宜採訪而所生地可

考耶顧予自幼閉戶誦讀家少  
藏書出遊不逾二百里賓則寡  
聞渺見如論其顯著吾鄉之所  
有夫誰不知自明中葉中原壇  
坵必援山左樹旗鼓

國初以來人文蔚起不曰南施北宋

予曰南朱北王趙秋谷以偏師銳  
進所向摧廓至如康熙十子曹禮  
部貞吉田中丞綸霞顏考功修  
棊馮舍人大木謝中郎方山以一隅  
敵天下之半而我淄高念東侍亦  
才大出海雖耽心禪悅不屑馳

逐名場而主騷壇者，吾不屈服  
張崑崙以諸生在諸公間，隱若  
敵國而蒲柳泉德異，搜奇索怪  
矣。於家有其書，或德望隆，海內或  
待文布遐方，人孰不知而何待予  
言且夫，侈封禪，覽名勝，自秦漢

唐宋之君無不樂遊禮義之邦  
觀表海之雄哉

國家定鼎二百年於茲矣

德化淪浹之深度越千古猶必燔柴

泰岳升馨闕里詩書絃誦以為  
習魚鹽桑麻以為富觀風問俗

煌々乎彙為鉅典播諸金石天下人盡知及過於予之所知又何待言雖然久於外者聞豫魯則喜或繪其山川携諸篋笥以示不忘予遊蜀已十年矣生軍釣遊所經典型所仰歷々形諸夢寐憶



之恍如前生父老所傳述又恐其久而或忘故隨意筆之以慰鄉土之思云爾若夫表章桑梓諸前輩具有成書固已無微不彰矣後生小子必歎耀燄火以爭日月之光多見其不知量耳故於千百思

德一三公餘以此消遣名之曰鄉園  
憶舊

道光乙巳冬濟南王培荀書於  
川南榮物署之凝翠軒

凡例

此編係刻成聽雨樓隨筆後暮秋纂輯爲時甚迫隨  
手付梓先後都無倫次字句亦未暇修整聊資談  
助不復成書

諸鉅公或載明史或載本朝名臣列傳勳業文章忠  
孝節烈炳耀史冊何煩鈔錄略志一二瑣語軼事  
不賢者識小不足當大雅一盼

山東通志及郡邑各志山川名勝無不詳載遠遊未  
能攜帶僅就素所聞見及案頭書摘錄觀者勿嫌

漏略

山左幅鄔非廣夙昔足不出戶見聞不及百分之一  
惟於本邑及鄰境稍稍加詳餘多從略蓋書名憶  
舊不敢強不知以爲知亦不必廣搜矜富博也

聽雨樓隨筆以詩爲主人物軼事特附見焉茲編不  
以詩爲主人物山水事蹟有得卽書詩特點染生  
色故不必全錄且一人之詩不妨疊見層出各有  
體製不必相襲

離鄉十年地名人名多記不確科分大半忘却依稀  
髣髴難免錯誤俟回里改正識者諒諸

集名憶舊未可鑿空非故老傳述卽摘錄各家詩文

集及詩話說部但少藏書未免狹隘自知寡陋特書等遊戲不之顧也

再是編繼聽雨樓隨筆而作其中如吾東郭太守方泌趙大令時中江令朱君琦皆載其人竝詩再錄則複故缺之可參觀互見也

一所記雜取諸書皆共所熟悉無庸每條註明以免煩碎其傳聞者亦半忘得自何人故多從略

一此書刻於乙巳後有續增或因敘舊事連及丙午閒者非述新聞也不必疑無斷限

一隨手紀錄字多訛錯刻竣屢次校正兼有記憶不

清致科分世次姓名紕繆者皆一一更正前刻流  
布未及追改當以此爲定本

鄉園憶舊錄卷一

上海圖書館藏

濟南王培荀雪嶠輯

明前七子有邊尙書華泉後七子有李滄溟皆濟南產也世譏滄溟先生傲睨一切按其友龔勗華鼇佳句如披沙揀金以較滄溟非特邾滕之於齊魯直如秦王虎視六合平原孟嘗據區區私邑以自雄耳而滄溟樂與唱酬卽家寧波公遠官海滙滄溟宦轍不出北土而書札往來其於鄉誼固自不薄獨絕交四溟途滋物議亦名心相軋如謂輕其布衣彼龔華二子豈擅科名耶施愚山學使爲之修墓樹碑夢三人來謝未坐者尤偉及

躬往展墓則滄溟與祖父三家累累始悟末坐者爲滄  
溟又傳滄溟轉生爲諸城李漁村澄中者有人見薛臣  
八才圖謂漁村之貌絕似于鱗似乎非誣然漁村古風  
縱橫浩瀚絕無摹擬之迹足爲前世解嘲漁洋謂作七  
律如挽強弓鮮十分滿者古今惟杜甫王維李頎李于  
鱗數公耳可謂推服之至新城王考功季木目空一世  
獨伏首滄溟陳臥子謂于鱗七律爲三百年來絕調  
海豐楊夢山太宰巍晚歲始爲詩落筆卽遠塵氛朱竹  
垞謂如水仙十囊寒梅一萼嫣然薄冰殘雪之外家僉  
事公與太宰同時性情相近詩亦似焉五言如短草蒙



沙磧孤旌撼戍樓，霽色明城郭。烟光雜薜蘿，斜陽人影亂。荒渚水痕秋，松蔭陰碁局。蓮房刻酒杯，此例甚多。太宰八十餘告歸，太夫人年百餘歲，太宰負之遨遊觀花，玩水家僉事公亦壯年告歸，陶情泉石。

邊華泉尙書咏文信國云：花外子規燕市月，水邊精衛浙江潮。造句精麗，含意深遠。諸公爲之心折，惜首句不稱。王元美代爲改竄，未盡善也。李滄溟輓王總制忬云：屬鏤不是君王意，莫向胥江作怒濤。與執政方持法明君無此心，同一深厚委婉。

尙書藏書甚富，被焚痛哭遂病。

玉琴先生啓，獻師新城王季木，而益都王太平爲弟子。

號三珠樹提筆千言分其才可給數十人張崑崙以爲  
筆峰萬仞高文瀾千頃注高念東以爲空濛浩瀚尋常  
咳唾皆成韻語爲兩先生推重如是薊遼總督吳平子  
阿衡深相知延入幕府一切奏疏檄文露布皆藉手焉  
後浪迹金陵放棹揚州畱明聖湖十旬詩酒酣嬉兼好  
狹邪遊金釧翠翹隨手揮擲尤以書畫爲性命有四部  
古樂府著有水絃樓集在西湖旬日間作五七言律七  
言絕各一百首集中擬古二千首歌行近體千五百首  
皆手自鈔錄字如邢太僕先生生平好爲奇服所居般  
水之源鑿崖作龍門圍築舍聽泉所謂水絃樓也

高中丞名衡字平仲沂水人崇禎辛未進士觀政京師  
製白練衣寄其內張夫人自畫花卉其上凡二十六種  
作三十二叢著色生動備極姿態花葉隙處題詩八首  
安邱張杞園爲作記漁洋居易錄載五言四首對月偏  
成憶臨風更有思鄉心無可寄聊寫最嬌枝花枝鮮且  
妍置之在懷袖記取花枝新憐取衣裳舊輕襦畫折枝  
悠然感我思畫時腸已斷著時心自知霧縠偏宜著冰  
綃迥出塵著時憐百朵應憶畫眉人餘七絕四首未記  
後按河南以守城功授巡撫罄私囊以濟公獻賊決河  
陷汴城與周王乘舟得免歸里後沂水城破殉難高公

守汴三次被圍拮据禦賊而卒以死報國豪傑氣盛不  
徒兒女情長也

公守城詩云心同礪石俱  
糜碎身與金錢總棄捐

家司農公號澗湖軀幹魁梧才氣宏放每坐堂皇胥吏  
不寒而慄時太監四出暴橫恣睢監司猶畏之公令宜  
城時守陵太監遣使至捶驛吏幾斃公縛而笞之中貴  
大怒行檄詰責公批檄尾曰吾非太監屬員何用此式  
耶使無郵符已笞之矣中貴得檄愈怒訴撫臺撫臺勸  
公謝罪終不屈去縣日民爲建生祠公題二律于祠有  
歸裝只有圖書在之句及撫鄖陽總理熊文燦受張獻  
忠羅汝才之降楊嗣昌主之公上書于朝曰今認定撫

之一字聽其盤踞恣意掠奪有言及者卽以爲壞撫局  
撫有局乎狡賊翻然掣縱我猶徘徊于空架之旁欲其  
就我臂韉亦愚矣又上疏曰官軍臨賊賊先行賂及戰  
鎗砲皆不裝子謂之打活仗賊非不畏官兵官兵不肯  
盡力耳試問不打活仗者有幾後爲嗣昌所忌劾罷二  
疏挾盡當時病痛詩盡散軼有觀海七古長篇人比之  
七子今亦不知失于何處記遊某處似江漢聞作七律  
一首中二句云山屯霧氣晴疑雨樓壓潮頭夜更明意  
態雄傑大都類是酒量甚宏可仿康成仕後飲不過三

卮

張伴鶴先生少保張公至發弟雖居朱門而有高尙之志以文酒自放好擘窠大書醉後或以衣衫濡墨或以履投墨缸中乘輿大書淋漓奇偉觀者駭視所題祠觀扁額最多及今黜敗或新之輒無真氣余遊濟南西郭僻巷中有勝地曰黑龍潭其左潭水沉沉渺然有江湖之趣祠三楹扁上四金字蛟螭獅蹲是先生筆迹聞當日遊此大醉適剝石榴卽以皮蘸墨書此

明戶部侍郎王公之垣阮亭先生之曾祖也家法極嚴孫某製綠紗裙偶爲公見大怒曰此蕩子衣豈吾家所有寸裂之時孫某之父方官京師封置一篋并書寄都

中責其教子無方

二如亭主人王方伯象晉著羣芳譜流布士林得呈御覽命學臣再加搜輯名廣羣芳譜可謂榮幸自云質甚鈍太公嘗至一同年家一門科第極盛其少年學作文者將來必發問奇才何盡生君家曰非才過人也惟嚴立課程耳每日讀經史畢作文七篇缺一不可曠一日亦不可太公卽以其法訓子每夜五鼓卽起終年在書屋惟元旦拜家祠與尊長賀節畢卽入塾肄業雖至親近族罕得會面一文不佳責有定數初不勝苦久久操之旣熟入闈時人忙我閒視在塾反爲從容科第蟬

聯良有故也方伯年至耄耄時時夢課業未竟中心皇  
皇跪受撲責家存課子圖諸小兒跪讀垂示後人其意  
深矣

僉事公少時夢入華山登絕頂及按秦入華山恍然皆  
如舊境始知萬事皆前定嘉靖戊午鄉試候榜省垣揭  
曉之夕與從弟理丞公同往榜自後開先見理丞公名  
理丞公恐公失意語相慰藉公笑曰余名固不居此張  
榜畢果在前列乙未聯捷理丞公隆慶辛未始登第春  
闈硃卷不知何故得藏於家副主考及房官皆藍筆批  
點各加評語字跡如新正主考江陵張太岳居正黑筆



書中字藍筆總批之外尙有頂批但記結尾評云有史  
遷筆意此卽鄧黃二公爭元之科也理丞公著有詩集  
行篋未存公諱曉字寅亮巡視兩淮鹽政時僉事公亦  
奉命出使相遇維揚贈詩云江上波濤險燈前骨肉親  
山川熟宦味杯酒共離人一棹夕陽色長歌天地春蕭  
蕭雙雁影何處不風塵公諱君賞字汝懋號四山

鄒平張忠定公漁洋述其楹聯門多將相文中子身繫  
安危郭令公者也築鱸柴于長白山山有白兔仙物也  
人稱爲白兔仙翁故取以名亦摩詰鹿柴之意董香光  
爲作記親書于冊字徑六七分按香光爲新城王大司

馬霽字公象乾至契其三代諾命皆香光楷書蓋照朝  
命所頒寫之以備家藏者董公又與吾邑畢大司農白  
陽公自肅平昔交善畢氏藏其書畫手跡最多余在長  
山袁琴池家見香光所書屏十二幅甚佳後有陳眉公  
繼儒跋語字極古雅不多見也

張公名  
延登

新城王大司馬霽字有知人鑑其壻吾邑浙撫東溟公  
舉之子也字宏室貴介子而樸質無文王夫人心微歎  
司馬曰勿爾壻厚重福人也後生二子繩東瑋念東玠  
每遊外家司馬必親送人疑焉公曰二子雖幼稚天下  
才也兄弟皆有異秉讀書過目不忘崇禎己卯繩東領

解念東同舉人比之二陸司馬精堪輿自擇葬地面河  
背山堪輿家或載之圖所植松最多號千松嶺傳當時  
兵弁受恩者人植一株云竟無子繼嗣輒亡墓在吾邑  
至今高氏子孫歲時爲之祭蓋奉遺訓也

家中憲公諱崇義號見一山人著見一筆談因前人有  
林下何曾見一人句思爲解嘲以示急流勇退之意生  
平以知足自樂明世宗遇宮女楊金英之變幾斃非命  
一時宮監株連填圜圖者累累公在刑部理是獄悉心  
研鞠除同謀楊玉香邢翠蓮姚淑翠楊翠英關梅秀劉  
妙蓮陳菊花王秀蘭徐秋花鄧金香張春景黃玉蓮十

三人論磔外全活七十餘人累世遺澤勿替皆食公之

德云

世宗欲族滅諸家公言內庭粹發外人不知力請釋中丞毛伯溫聽其論合疏爭之得免

理丞公登第後座師欲以詞館相處公以願習吏事辭張江陵奪情門人吳中行首疏攻之繼而聯翩疏劾者不一江陵大怒皆予廷杖公亦門下士疏稿已具意未決持商座師沈忘其名號沈公曰惟大義滅親此可不必遂止明時習氣每藉一事舉朝謹嘷號爲公正其附和沽譽者亦間有之卒成朋黨之禍假令公疏遽上不過添一庭杖之人於事無補徒傷師弟之情耳然迹已微露不爲江陵所喜終不引援僉事公按秦臨行辭首

輔首輔乃面囑秦撫爲其兒女姻親公到任稔知撫貪  
汚卽列狀於朝首輔大恚司農公在山海關理糧餉楊  
嗣昌過之見公事事精核亟稱其才及爲督師公時撫  
鄭意見始不合因軍法斬一都司嗣昌遂劾公其人皆  
擅權剛愎自用而歷忤柄臣三公風骨蓋如一云

堂邑劉公明時性豪邁爲諸生每夜讀夫人溫酒以俟  
公且飲且讀得意時連進巨觥聲徹四鄰以是爲常及  
貴居官敢言每上一疏洒洒干言議論風生如見辛稼

軒陳同甫一流

穆公正德中與諸公同受杖杖畢  
皆委頓公獨崛起談笑自若

友人何平子維絜在濟南故書局買美人一軸乃李易

安小像紙已黯然狀似憔悴所謂人比黃花瘦也按易安隨其夫趙明誠來牧吾淄北兵已逼倉皇行遁家室不能相保金石後錄序言之甚詳方明誠在太學時有人持徐熙牡丹求售以價重不能買還之夫妻悵惋累日余見徐熙花鳥與黃荃花卉並陳黃畫似勝於徐疑徐畫爲贗作當日徐畫品實在黃上也易安夫婦鑒賞故應不謬

李易安故宅在濟南柳絮泉上

前明黃中丞忘其名堂邑人告歸時年七十餘矣夫人歿欲繼娶必處女適同邑有老女年五十蓋養親不嫁母卒亦無與議婚黃公遣媒往借以婢媼女居蓬華端

坐受禮婢姬愠歸言其倨傲狀黃公曰真吾耦也可作  
夫人白頭花燭傳爲佳話

一邑典故宜存卽無關體要收雜錄中可備觀覽如吾  
淄曾錄女劔俠於志亦其例也偶閱說部得一事與吾  
邑相涉詩更豔麗宋時有王山者工詩標韻清卓吳姬  
盈盈貌甚冶善歌舞彈箏尤妙曾與歡處累月臨別涕  
泣寄陽春曲山作詩答之又明年遊淄川遇盈盈於王  
通判席盈盈欲南偕時山方病不果中秋復如山東而  
盈盈死矣作詩弔之云東風豔豔桃李鬆花圍春入屠  
酥濃龍腦透縷鮫綃紅鷺鴛十二羅芙蓉盈盈初見十

五六。眉試青膏鬢垂綠。道字不正嬌滿懷。學得襄陽大  
隄曲。阿母偏憐掌上。看自此風流難管束。鶯啄含桃未  
噉時。便會郎時風動竹。日高一丈羅窗晚。啼鳥壓花新  
睡短。賦雲纖指擺還偏。半被可憐畱翠暖。淡黃衫袖仙  
衣輕。紅玉闌干妝粉淺。酒痕落腮梅忍寒。春羞入眼橫  
波豔。一縷未消山枕紅。斜睇整衣移步嬾。才如韓壽潘  
安亞。擲果竊香心暗嫁。小花靜院酒闌珊。別有私言銀  
燭下。簾聲浪皺金泥額。六尺牙牀羅帳窄。釵橫啼笑兩  
不分。歷盡風期腰一搦。若教飛上九天歌。一聲自可傾  
人國。嬌多必是春工與。有能動人情幾許。前年按舞使



君筮睡起忍羞頭不舉。鳳凰簫冷曲成遲。凝醉桃花過  
風雨。阿盈阿盈聽我語。勸君休向陽臺住。一生縱得楚  
王憐。宋玉才多誰解賦。洛陽無限青樓女。袖籠紅牙金  
鳳縷。春衫粉面誰家郎。只把黃金買歌舞。就中薄倖五  
陵兒。一日憐新棄如土。雲零雨落正堪悲。室入他人夢  
來去。浣花溪上海棠灣。薛濤朱戶皆金銀。韋皋筆逸玳  
瑁落。張佑盞滑琉璃乾。壓倒念奴價百倍。與來奇怪生  
毫端。醉眸戲紙聊一掃。落花飛雪聲漫漫。夢得見之爲  
改觀。樂天更敢尋常看。花閒不肯下翠幕。竟日烜赫羅  
雕鞍。掃眉塗粉迨七十。老大始頂菖蒲冠。薛濤壽七十始頂菖蒲冠

學謝自然上升之術至今愁人錦江口秋蛩露草孤墳寒盈盈大雅真可惜爾身此後不可得滿天風月獨倚欄醉岸濃雲呼帙墨久之不見予心憶高城去天無幾尺斜陽銜山雲半紅遠水無風天一碧望眼空遙沉翠翼銀河易濶天南北瘦盡休文帶眼移忍向小樓清淚滴又弔盈盈詩浮世繁華一夢休登臨因憶昔年遊人歸依舊野花笑玉冷幾經墳樹秋風月過情須感慨江山多恨卽遲留如今縱擬誇才思事往情多特地愁

臨邑邢太僕子愿侗工書與華亭董宗伯齊名太僕與新城王大司馬象乾爲戚誼王氏所得先生手迹尤多

其詩文集甚富偶然涉筆風趣如晉人惜爲書名所掩  
嘗見所書白鸚鵡賦卽漁洋得售爲其祖方伯公所賜  
者國初諸名人題跋甚多如入金谷園中所見無非珊  
瑚玉樹令人目不給賞先生妹靜慈道人善書與兄肩

隨

安御史伸少時讀書甚鈍足所履靴爲穿手撫案木爲  
刃勤苦如是後與兄俱成進士侍御居官清正崇禎元  
年定逆案乃列之魏黨其兄爲之辨云當璫焰方熾無  
不頌德歸功每衙門有疏通署列名其人不必知亦不  
必心願也文藏於家不達於朝人鮮知者子觀東林籍

賈盜柄東林夥夥壞封疆錄皆有侍御之名其爲魏璫所惡久矣安得謂之同黨定案精審猶有疎失恐含冤者不止侍御一人也侍御遺有當日計典一冊各官姓名有圈有又有評語亦有全無者皆蠅頭細字手迹猶存嘗見其鄉會對策多是淋漓血指之語蓋明季沿習陋套如今時之策腐爛抵塞其爲無用陳言一也侍御與余家相去甚近故知之特詳

思陵發建祠稱頌諸疏定案者姚希孟

四川夷人生男必諱言女否則男變爲女後能生子邊域陰氣盛不以爲怪若在中土必載之史五行家爭言災異矣明隆慶己巳太原丈夫化爲女子東阿于文定

公慎行作詩紀之論者謂當正聲微茫之際卽以詩品  
論亦堪作相詩甚麗都錄之云太原有男子壯烈世所  
無身長九尺餘白皙好肩鬚自負良家子募作材官徒  
腰中鞬韞劍橫擊當路衢并州惡少年見之伏且趨一  
朝覽青鏡侘僚空堂隅三日不出戶忽然見彼姝綽綽  
芙蓉顏盈盈玉雪膚蛾眉娟且長高髻墮馬梳脫我金  
鎖甲繫我繡羅襦掛我白貂帽珥我明月珠委心懷戀  
婉不惜健兒軀昔爲雲中鵠今爲水上鳧昔者一何厲  
常開十石弧今者何柔曼巧笑傾城都仰視浮雲馳變  
化不須與茫茫窺元運元黃無乃淪世人但云好不

稱丈夫就題描寫言外感歎不露痕迹洵高品也

臨清四溟山人謝茂秦榛初與李滄溟善滄溟贈詩短  
褐論交天地閒甚相推重四溟工五律有時不能割愛  
質之滄溟滄溟爲濡筆塗去四溟必大叫稱快蒙榮集  
翠而榛枯勿翦雖大家亦所不免刪之如宿莽淨盡快  
何如也字句閒有支贅亦莫妙於刪除阮亭嘗刪柳柳  
州漁翁詩去其末二句但云烟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  
聲山水綠神味愈覺悠長蘇詩五古一篇但取四句微  
雨止還作小窗幽且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極爲  
幽靜程周量長篇刪存四句云朝行青山頭暮歇青山

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愈簡愈有味然所去者蛇  
足或鱗甲耳如韓之南山杜之北征又豈可妄事鑿削  
獲咎大匠

王考功季木徐東癡之外祖漁洋山人之從祖也才氣  
縱放傲睨一切著有問山亭集務欲超出常軌駭駭流  
俗如項王瞋目叱咤千人皆廢題項王廟一篇獅吼鯨  
翻幾欲唾壺擊碎壓倒從前作者矣其餘未能稱是自  
引文太清天瑞爲同調第文太支離錢某擬以佛法中  
之魔波旬考功則未戾大雅也謁岳忠武廟云衰草寒  
烟日暮時傷心瞻拜岳王祠君王自得偷安計臣子應

班痛哭師東海未填精衛死南風不競杜鵑知由來和  
議非長策千古英雄恨莫追比樊宗師文從字順不得  
以怪奇目之

戚將軍繼光禦倭立奇功鎮薊如長城世傳其懼內幾  
成笑柄不知公之隱情也公御軍嚴其子犯法將斬合  
營跪祈不允夫人所生只此子如畏夫人何有重于此  
者公毅然不顧夫人亦不肯出一言撓軍法夫婦皆明  
大義如此然夫人未嘗不快快公亦因是內歉所買美  
姬皆置別墅夫人往搜複壁有機啓閉無縫後聞諸姬  
皆有子愈忿勢不可止諸姬不得已各抱子自首請罪



夫人不忍誅也。公得有後所著軍書，子孫珍藏。某臨歿，知子不才，以書授媳，使善守。後其子貧爲廚役，縣令因弟官參將延廚役賓館，厚禮之求遺書，乃竊出以獻。其妻知之，慙曰：汝將軍後，縣令以禮待，何足爲榮？乃輕將先人手澤與人，吾負遺命矣。忿然自縊。余至四川，則紀効新書、練兵紀實、坊肆俱有，或卽縣令所刻。歟！識者比之孫吳、韓白、家海州，公嘗以其鴛鴦陣法練丁壯禦倭。而山東實未見此書。所著詩集曰：止稿曰：愚愚。居曰：夢夢。是盤山絕頂云：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鹵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

卷一  
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  
臺將軍登州人

元圃公諱晉僉事公之季子也僉事公歿年尙稚性任  
俠縱酒習騎射好談兵從叔海州公讓之乃折節讀書  
舉茂才及闕朱陸所著書恧然汗下自是專心性命之  
學終日危坐無欬容晚年病抵膠州居舅氏之嘉樹園  
聞勞山有林翁者年百餘歲多異術結廬山巔精舍十  
餘閒竹樹環繞亦有姬侍財用充羨人疑有黃白術莫  
測也匡公邀至園使公具弟子禮拜求祛疾翁熟視曰  
病可愈但未知定業何如耳出藥一丸如指頂曰服後

七日不食當有瘳至期來相視也公服後覺體輕健勝昔後四日夜深能聞中觀書耳中如聞笙簫次日匡公強公食公不肯匡公曰癡道士何足信豈有七日不食之人乎逼進食一盂及林翁至望公氣色嘆曰惜哉仙藥與穀氣相激火已發矣公旋患腹痛如廁翁命童子從廁中檢藥出以水滌訖持去急治裝歸抵家數日卒林翁後不知所終

家前崖公字德稱號亦山元圃公兄邑諸生年二十餘寓濟南候試日載酒泛大明湖維舟柳陰長歌痛飲同里高中白捷絕聰明俯視一切獨與公交莫逆至是見

其放浪問曰君不畏考耶公笑曰姑坐小飲視吾讀書  
時正櫛髮呼童子取昨所市時藝閱一頁卽投於湖櫛  
竟誦向所閱文快如流水中白舌橋而不能下歎曰子  
青蓮後身也萬曆戊子中副車絕意科名遊維揚泛長  
江流連西子湖數月北入燕都走居庸抵太原故舊贈  
遺累千金隨手輒盡客越與譚思永唱酬遊晉與王百  
穀贈答居鄉與高中白爲文友司雲壑爲詩友王靜源  
爲理學友劉肖明爲酒友倦遊時年二十八作亭水上  
植花木引流泉爲曲水日與朋好觴咏忽一日閉門謝  
客兀坐長吟曰從今三寸蓮花舌不向人閒演化機遂

示疾而終著有遊晉草客越集五言如常攜九畹蘭懶  
食千鍾粟黃華馬邑道紅葉雁門秋晨光生遠岫露氣  
潤征衣捲簾一水濶登塔萬山低七言山城雨過鶯聲  
細峽岸風來花氣香尊酒夜懸山月白囊琴秋愛海楓  
丹紫馬驕嘶芳草暗白雲高倚遠峰寒高山半出秦州  
界衰柳猶含漢苑風黃河倒瀉連滄海華嶽高撐入碧  
雲靄靄微雲隨客棹蕭蕭冷雁宿沙汀風雨幾年成浪  
迹琴樽此日見平生辭歲漫教薰柏葉思家常起傍梅  
花江干一雁能知我海內羣豪祇讓君囊空祇餘鸚鵡  
賦春深猶戀鷓鴣裘遊晉草王百穀爲之序中白高公

後官御史

公諱巽

張紳字仲紳明浙江布政濟南人湖中玩月云地與樓臺相上下天隨星斗共浮沉公工大小篆精于賞鑒古帖名畫撰法書通釋自稱雲門山樵

張儀部敬字爾和教習駙馬明時選駙馬先入官相其貌貌佳命欽天監與公主合庚甲無剋害令太監引入祕室裸體周身相視回奏時宮女必面詢詳悉然後入選下嫁後出入起居又受制于公主之乳媪動遭撻楚教習徒存其名耳然公東國碩儒著有儀部集詩中佳句如曇花侵斷壁木葉響空廊鷺下啄寒葦猿垂颺古

藤故人滄海隔歸夢白雲深皆可誦

章邱李中麓開先官太常藏書之富甲于齊魯明時文淵閣書許臣工借鈔故也公工詞所藏名畫皆自爲品第王元美閱之云中麓畫無一佳者弇州耳目廣持論高往往如是其藏書圖初猶存徐尙書元一購得其半籤帙必精丹黃如故今其半俱化過眼雲烟矣

萊州之圍在崇禎五年巡撫徐公從治中礮死初公之生太翁夢神人舞干羽于庭太翁曰此治象也遂名從治未死之先肥城書吏刁守宗死七日而蘇言閩王命取八十人造七省輪迴冊分黃黑二種造畢命持文請

徐公到任至則城外兵將旗幟已備入見徐公發回書  
牌行四川鄧都到任至是殉難太公聞信不哭曰有子  
如此吾復何憾在圍城公作詩云崇禎五年春帝命師  
中錫俾撫大小東星言事羈勒於時二月朔告警馳羽  
檄叛軍無安巢掠地恣所歷萊牧實要衝羣兇首矍跼  
雖有防守臣倣甲同袒楊詔許駐青州欲往寸心怒萊  
民亦吾民不忍付焦溺單車指危邦夫豈尙沽激須臾  
寇果臨疾風走沙礫孤城露南隅三面受鋒鏑雲梯匪  
一層地道發重甃捷如猱升木多於螳緣壁穴以穢熏  
尸臺縱火燔荻相隨八十騎騎奮長矜自顧一書生



乃當萬人敵援兵絕虬蟄礮石轟霹靂誰與生厲階失  
計遂貽感一星燄不撲燎原眾斯惕兩葉生不除須用  
斧柯析柰何肉食謀議撫不議擊養癰久必潰累卵危  
終殞哀哉此邦人何讎委虺蜴效死職所甘智已窮墨  
翟

畢黃髮翁木刻厲敦實學日置黃黑豆於碗驗一念之  
善惡晚年純粹作聯有云投豆亭中無黑子其操存可  
知教子有方爲延二師一方嚴日有課程一爲高中白  
捷性逸縱好詩酒每遊水邊林下爲徒講解評文有紅  
鑪點雪之妙公八子一官主事後爲戶部尙書一爲遼

東巡撫一知縣公喜爲詩兼作小令雖非專家要有生趣如園蔬新摘勝於肥濃宿貯之品嘗見其全家行樂巨幅子婦孫男濟濟一圍皆著明時衣冠

明季寇盜充斥大司農爲吾邑畢白陽公竭力補苴後人或議其爲瑣碎刻核亦未思其時爲何時也當日入不敷出者百萬有餘調發千端餉支百緒呼饑繁于蠲糖勻水之益不敵尾閭之洩非點金雨粟更有何術公每入署輿後置書二寸餘中自日數十下公卽刻奏成手中僚友倦退公方危坐一鐙熒熒必盡讀所挾書漏下數刻乃歸以爲常當捉襟肘見之時爲補偏救弊之

舉大司馬張公坤安稱爲眞司農不虛也爲文曲折條達不染鉤棘之習念東先生見公七言近體鏗鏘金石可分華泉滄溟之座則又政事而兼文學者矣

新城巴思明爲給事中修居第夢神告之曰此耿鳴世宅好爲之醒而異焉曉起立門外見童子趨過取懷中書觀之夾仿格一紙末寫耿鳴世格驚問年幾何曰八歲矣乃使人媒以爲婿後鳴世爲藩司果居其宅生子型德官至巡撫

曲公遷喬長山人少年業儒無父母兄弟家徒四壁幼定婚於同里某氏以其貧也改許他人公不能爭女聞

另字知事不可回但竊問嫗婢曲生家何巷門何所至  
嫁曰彩輿過曲門公立門外忽輿中新婦跌出視之刃  
刺於喉血湧如泉死矣曲公大慟曰是吾妻也妻爲吾  
死當置吾家乃棺而歛之受弔葬焉後公成進士官至  
方伯內爲通政司終身不娶爲之請封置婢生子官遊  
擊

德平葛端肅公守禮爲彰德推官時冬至日趙王欲各  
官朝服進謁公不可脅以威終不爲屈在山海關陶真  
人方蒙寵其家人經過嚴治其不法事忤嚴嵩罷尙書  
舉朝攻高拱來約公公不可然不附拱張江陵與太監

馮保相比卒去拱欲殺之賴公解免漁洋與公家爲戚  
誼池北偶談載其遺事甚詳高念東先生亦與有年誼  
兼與其曾孫陝西按察如麟爲姨表昆弟常共往來喬  
宇大司馬家深悉其家世嘗爲之志如公所謂中立不  
倚者歟

明時武定泰安皆隸濟南府屬濱州杜方伯友白詩爲  
莊浪道時羌人殺平民故事得以牛馬贖罪公忿然部  
分將士抵其巢馘首以殉任湖廣道辰常聞有窩蠹周  
二者略良人子女爲臧獲倡優以數百計公奮然抵几  
曰鼠子敢爾立撲殺之於伎館前當是時魏瑞生祠徧

天下巡撫某議欲毀澹臺祠爲之公持不可撫曰孔子  
聖之時者也九原可作檄較亦或爲之公曰不主侍人  
瘠環者何人撫語塞然公由是罷官撫乃去澹臺子之  
鬚另懸扁額斬然一新上疏頌璫自以爲功疏上而璫  
已敗論罪黥其面

明兵部尙書仇庸足益都人鎮通州時京都戒嚴軍士  
又以缺餉鼓噪嚴裝譁城下公冠帶出左右欲以兵從  
不聽肩輿旗導如平時諸軍出不意相顧錯謬不覺下  
馬羅拜公叱之令隨入教場陞將臺數語開悟擇其倡  
亂者杖之頃刻立定丁艱里居明社已移集眾千餘保

護鄉里有訛爲舉義兵者非也 世祖皇帝詔起故官

以年老辭公雖青州人去予家不十里其墓前石馬皆

回首以明不忘故主之意

公名維楨

劉公子節之孔和長山人明大學士青嶽公鴻訓子身  
長八尺力舉石鼎聰明絕特著有日損齋詩集其論詩  
云詩取自適雖拙可喜詩求悅人雖工亦俗千古名言  
丁明末造憂時感事長歌短韻無不唏噓欲絕傷心吟  
云一日百痛哭天地不我容永隨光景夜願先萬物冬  
釀愁爲醇酒鑄憂爲劔鋒味滴刃亦摧憂愁無終窮又  
七古一篇甚長有句云長城鋸齒空存圖所慮深矣與

王太平及閩修齡斬茶坡友善相唱酬散財結客練壯士二十餘教以陣法使皆可將自著兵書一冊思爲國効命明社旣墟糾集三千人殺僞縣令於村外設壇遙祭莊烈帝一軍縞素痛哭失聲聞福王立率師而南依劉澤清被害修齡茶村攜數百金求其屍不得妻奔還里第與婢居尼菴雖家人罕見其面婢亦雄武出入帶刀自衛終身不嫁亦奇女子也公子遺鐵盔一頂大如斗人不能戴漁洋稱其面目刻畫如神威猛猶可想見石鼎至今在村廟中

太平名遵坦益都人茶坡名星璧淮陽人修齡未詳

長山青嶽劉公鴻訓吾淄聖鵠張公至發兩相國相去



數十里皆在崇禎五十三相中功名不甚顯平生政績  
卓越反在未爲相時蓋在閣日淺明懷宗求治太急用  
人多疑時方紛擾動多掣肘故也劉公藏玉海一書浩  
博無涯又輯漢魏以來古詩數十卷琳瑯溢目多平生  
所未見政事之餘博綜如是儒生專門窮年收採者或  
未之及張公與余家累世姻好獨未問其著作惟醫驗  
編念東先生謂與張太保華東懸袖便方新城王方伯  
康宇便方皆仁人之用心然則謂公繼周延儒之後以  
技刻爲衣鉢者殆未深知其人矣

鄒平邱磊卽劉節之與邱將軍夜話所云夜深浮白戒

談事更向局中間劫急者也與左良玉交好良玉犯法  
邱以身任之繫獄良玉以大凌河之功洊至大將歲以  
萬金遺邱營救得不死後官至總鎮皆左力也其人似  
有義氣可取然明季武官驕橫邱又殘忍其妹嫁某家  
生子矣病故邱以兵圍其宅合家登樓以避給之曰吾  
來求吾甥耳令甥下樓卽無事不得已縋之下乃縱火  
焚樓全家灰燼惟一子預逃外氏九邊總督某公處得  
免

邑高念東先生珩才大如海漁洋稱爲咳唾珠璣用如  
泥沙者也作詩唾口而成小史代書隨手散棄古文空

濛浩瀚超絕町畦嘗以詩諷漁洋云明珠彈雀知何似  
天下文人與貴人先生精釋典脫棄名利惜才士與逐  
逐宦途者耗神明於無益也主試江南有人送書一部  
翻視皆關節重賄急焚之不與人言好騎驢遊村落遇  
濃陰茂樹輒繫驢高臥途逢一推小車者阻于崖呼公  
助力公欣然爲挽車性好浴夏日與羣兒浴於溪有大  
吏遣隸持書相候隸至解衣入溪公令洗背洗畢隸亦  
使公代洗公手爲去垢隸徐問高侍郎家在何處羣兒  
笑指公曰此卽是也隸惶恐跪水中公不之罪其空諸  
所有無富貴貧賤無人我相皆類此在都時與同鄉諸

友談讌問何事最樂公曰乞歸可得卽日出彰義門南  
面受風緇塵漸遠望見家山斯最樂矣亦熱惱城中清  
涼散也

長山大司寇李公五絃名化熙性豪侈喜聲伎晚年學  
道開閣盡放諸妓王西樵先生以詩規之云誰爲公畫  
此策者狂奴恨不鞭其背漁洋亦柬以詩有云錦帶明  
珠淚暗垂烟波迴雪出門時錦帶明珠妓中之最麗者  
也公嘗與一道士相善一日道士踵門募銀辭以無道  
士笑曰某日命婢置銀若干於櫃櫃高婢跪枕上收放  
公自後戲捉其足何云無也遂如數予之觀此似情緣

未斷歿後家人於出殯日以灰布室視公像騎鳳衣帶  
飄舉若隨風而翔吾邑袁松籬爲作記其習靜修養非  
無所得矣村外種桃柳梅杏數百株春日花放望之如  
錦太夫人年百歲建坊公已前卒不及見

家銀臺公邑諸生以世蔭在都定鼎之初國字無人能  
解值言路宏開經費不足乃請行鈔自繕清字疏條議  
以進 章皇帝大奇之召入辦事翻譯內外章奏未幾  
由太常遷通政將期大用年逾三十而歿東撫李峴嶠  
念茲舊交也公無子嗣子迎至德州李爲出涕刻公詩  
集公與同邑高念東唐豹巖張崑崙唱酬契分最深偶

偕諸公遲月於船溪之圃念東先生約以聯句七律十  
首公有句云蜀箋已盡題蓮葉豹岩先生續之云斑管  
生寒怯蓼汀聽麗譙之鼓已丁丁三下一時逸興如此  
諸公旅館驛舍所至畱題公於廣川中見念東庚辰題  
壁有云酒痕遊子袖薺澤美人家乙未又見題壁云雲  
仍瞻北闕塵已厭東華感而作長句云荳莢離離蕎花  
白絲雨和烟生廣陌路旁古堠閱人多又向風塵迎倦  
客野店投牀如抵舍飽後閒行拂壞壁見君計偕所題  
詩二十餘年如過隙東華劍佩已浮雲美人薺澤成陳  
迹少年意氣下鞫鷹老至惟思對水石浮生最忌更多

事悲歡歷盡無真適縱使輜軒徧九州畢竟能穿幾網  
屐何時更出廣寧門細和君詩徧古驛念東先生過之  
鈔詩粘栖霞閣壁嘖嘖稱賞不置唐嘗寄公詩有云樵  
青奴子初聞道蒿里衙官正下車未幾公下世殆詩識  
也唐於公歿從日錄中檢一詩題秋月上新堂云虛堂  
俯萬木檻外接流泉秋氣能療病山容欲入禪樵歸紅  
葉路鳥破綠溪烟何減華陽洞松風作晝眠蓋絕筆也  
公諱穆字子下

大學士孫文定公廷銓順治中名臣也居博山去吾淄  
五十里山水清秀以寒士起家幼穎悟絕人貴後西游

華嶽巔越宿乃下南往會稽祭告禹陵嘗至臨淄見衡  
王宮空廢宮東畔馳道玲瓏松楸未改內苑有望春樓  
下繞方塘臨眺則山容樹態遠近互出樓前有涼殿虛  
殿歲久無人庭砌之間尚有名花香草微芳自宣殿後  
兩株繡毳猶在今日荒草瓦礫皆變爲市廛無遺蹤可  
尋矣滄桑之感胡可勝言公告歸林下最早享山林之  
樂所著顏山雜記有逼真考工者寫物曲盡史億一書  
論斷精嚴子寶侗經學最深詩亦能世其家

蒲柳泉先生松齡母夢老僧入室而生穎悟絕倫淹貫  
羣書作文空諸所有一縷清思爲題曲曲傳神寫照時



文中白描高手也。施愚山評其文謂剝膚見骨。場中文多取癡肥。故終身不遇工四六詩集。僅四冊。蓋以餘力爲之。邑之東有柳泉。深丈許。水滿而溢。泉上小山簇簇。作兒孫羅列。圓如米聚。方如印覆。雜以垂楊綠柳。紫青繚白。渾無斷際。先生愛之。遂以爲號。某公逸老。圍臨河面山。自記云山以石勝高。狀轟轟下狀兀兀。肥狀悶悶。瘦狀稜稜。虎若而伏。人若而立。羊若而羣。不可品名。不可以策數。先生于此逸老。性詼諧而剛直。不少假借。就自作志異中擇珊瑚。張訥江城編爲小曲。演爲傳奇。使老嫗可解。最足感人。又纂輯古來言行有關修身齊家。

接物處事之道者成書五六十卷粹然醇儒之學特無力刊行世人或譏其輕薄不知嬉笑怒罵皆具救世婆心非以口筆取快一時也所著聊齋誌異人服其才學而未知其生平心術故略錄梗概焉

漁洋山人以秋柳得名少時疑其不甚規規於題說者謂感南京舊宮人作余細繹其詩殘照西風白下門作詩在歷下而以金陵地起若非意別有在殊不合體黃驄曲唐太宗定中原戰馬斃而作與秋柳無涉而曰愁生句中含蓄可以意會至明指江南詞更顯然中婦鏡女兒箱皆非柳典卽云觀筆亦未輕靈蓋特藉此點染

宮女樂府原詞云江干黃竹子堪作女兒箱一船使兩  
槳得孃還故鄉用其意也三首扶荔宮中靈和殿裏不  
用荒祠古戍等字意亦可見問梁園之枚叔連及舊日  
詞臣四首金閨曾與致纏綿已明說破不然新愁帝子  
舊事公孫渺小題而用此等典故不嫌浮濶乎吳梅村  
臨淮故伎諸作以勝國舊臣不免回首滄桑興感黍黍  
若漁洋本朝新進咏明宮人而唏噓悲涼則無謂矣故  
借物流連而旨趣自見趙秋谷謂漁洋不解比興持論  
太刻秋谷之棄婦詞亦罷官後作詩之爲道直寫則無  
味作者未有不知此意

古來才士必有先達爲之獎借吹噓士亦趨如流水漁洋以詩謁某公一見稱賞作五古相贈云莫以獨角麟儷彼萬牛毛若預知其後之主騷壇者嘗見其詩題巨幅字大徑寸骨勁體肅端楷工整其鄭重可知自是聲名籍甚是漁洋第一知己也乃漁洋手批其詩一卷不甚推重單圈寥寥謂殘年秃筆顏唐非忘本也漁洋嘗謂王孟津晚年人品日卑字亦日下當某公盛時領袖清流排斥一切海內仰若山斗渠亦氣雄詞盛其後名節塗地志氣不揚晚景落寞詩之衰頹自有不知其然者若百折不挫之士感激悲壯較平時更覺出色人必

先立品而後可言詩信哉漁洋雖性情和藹當太傅明珠隆赫有人持金箋求先生詩壽之拒而不許風骨固自卓然

益都馮文毅公溥康熙辛酉七月夢人求見整衣冠出不見人但見羣犬亂吠似有物昇之行行數里道旁臥一石牛大如象一人執鞭語云此觀音大士送汝乘者至一處茅屋數間老僧趺坐彼此不爲禮但云汝自今諸事慎莫思議因指壁間畫云譬如此畫樹卽是樹水卽是水石卽是石何用思議答云師所見止此抑尙別有進耶僧不言第以手指云前途尙遠好事儘多旁復

有一僧以拂指云汝非凡人公笑云誠如君言遂別去  
過一牌坊旁別有一牛狀相類復乘之行數里至村店  
卽寤紀以詩云不犯禾苗露地牛餐風臥雪幾經秋本  
來草料無教少認得家園卽便休吳寶崖陳炎曠園雜  
志益都馮相國二十一歲崇禎己卯鄉舉報至方熟睡  
家人呼之不醒太夫人大驚令扶起以水噴之亦不醒  
夜半方寤云夢登泰山雲氣蓬勃擁之而行迴視五大  
夫松十八盤三天門厯厯如常時所見至則結一席殿  
懸錦繡於門眾樂齊作酒肴咸備碧霞元君親臨眾仙  
隨之成禮將退適聞雞鳴海中紅日如車輪湧出遂驚

寤寤時猶帶酒氣

吳寶崖寓吾淄最从主唐豹巖先生家

趙秋谷先生以演長生殿罷官劇本雖洪昉思撰而秋谷改定處特妙劾之者爲禮科給事中黃某卽著福惠全書者前官山東郟城令有聲相傳黃入都以土物及詩集饋秋谷秋谷回帖云土物拜登大集敬璧因是銜之次骨蓋修報也里居時嘗見其奏疏牽引多人且有書辨溷雜末云臣在禮言禮與諸人素無嫌怨其中多有名士都人有口號云國服雖除未免喪如何便入戲文場自家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秋谷才華迥絕儔少年科第儘風流可憐一劇長生殿斷送功名到

白頭失志家居林泉自樂目見漁洋歿後子孫凌替書籍散失赫赫富貴黃梁一夢轉瞬間耳邀遊江山詩集愈富未必非造物所以玉成之也迨其後六家詩選出先生與漁洋荔裳居其三四家詩與漁洋居其二亦可以無憾矣秋谷遊吳門與吳修齡交莫逆一日酒酣語修齡曰邇日論詩惟位尊而年高者稱巨手耳是時宋牧仲方巡吳聞之遂述于漁洋兩人自此有隙修齡圍爐詩話余家有鈔本議論有新奇處而偏持意見處亦時有秋谷銳意求之特以其有譏切漁洋語欲援爲左袒之助耳



左公懋第字仲及南渡後以侍郎奉福王命來犒師通  
好縲絰從事詰之以國孝私孝對初使大臣剛林與語  
後睿親王與辨難責以六罪終不屈過大明門痛哭盡  
節以死公母徐氏京師陷歸至白溝河仰天而歎曰此  
張叔夜絕吭處也慷慨數語而卒世傳上帝使十殿閻  
羅送公陞天公大節如文天祥固宜在帝左右

德州謝太保陞崇禎時家居值國變大兵克定京師太  
保偕在籍御史趙繼鼎盧世淮等上疏曰闖賊李自成  
肆逆淫暴神人同憤臣等深切不共之仇愧無回天之  
力惟 皇上智勇兼錫威靈遐暢篤夙昔之舊好沛拯

敝之 新綸浩蕩 仁恩有逾再造先是四月二十七  
日臣等鼓勵閭州士民誓眾登陴激發遠邇共誅闖賊  
所置僞官賊將郭陞喪胆西遁謹掃境土以待 天庥  
彼時德藩被執適慶藩宗室曾爲明朝香河令名師欽  
者避闖過境爲僞州牧所拘臣等暫奉爲號召之資倘  
蒙 陛下興滅繼絕不氓明祀將 皇仁益暢於中外  
大義卓越乎古今此又臣等所私心冀倖而未敢必者  
也疏上下吏部察敍尋奉 詔朱師欽以知州用而諸  
公亦以原銜赴京此疏推尊 本朝亦心不忘明立言  
最爲得體而當時不以奉朱師欽爲罪竝不慮其復萌

後患特加擢用我 朝之寬仁大度真千古所未有也  
錄之知齊魯宴然無兵革之患者由此

馮文毅公字孔博號易齋惟訥五世孫家臨胸與博山  
孫文定趙清止吾淄高侍郎念東交最密窮極經史天  
文地志兵書圖緯罔不該通對客微吟泉注雲奔不屑  
爭字句工拙晚乃益事追琢出入三唐官文華殿大學  
士在京師置萬柳堂垂楊籠霧荷葉滿陂湯沐偶暇與  
詩人觴咏流連遂爲勝迹諸公多有詩載集中一日攜  
諸名士遊善果寺晚歸取出陳其年詩令毛西河和一  
人唱韻一人給寫隨唱隨咏不許停刻真絕技也按元

廉希憲有萬柳堂在豐臺側相國立名或取此意今盡  
荒廢後人猶有尋蹤憑弔者

劉孔中孔和之兄號嶧巖相國青嶽先生長子也官江  
南兵備道罷官後構一樓曰倦飛日與同邑李五絃先  
生昆仲王雨嵐鮑素垣諸公爲五簋會佳時令節折簡  
相召或試茗聽歌登臨雅咏香山洛社之風如再見焉  
性愛古帖手自題跋字極遒勁有句云叢桂聯吟幽夢  
足蒼葭感遇素心違其篤於朋友可想

太僕寺卿乾字韓公源家寧波公外孫也性仁厚多材  
智在河南爲令時有巨盜妄拔富民潛令其人衣赭服

持挺立堂上令皂隸衣富人衣繫階下盜至示之曰是與爾爲盜者乎盜熟視良久曰是公曰勿誤乎盜曰屢與共事何誤之有公曰再諦視之盜與爭辨不已公笑指富民曰此爾所拔之盜爾所認者乃吾隸也豈同爾作賊乃伏罪

上虞徐人龍爲東撫時子咸清號仲山幼慧有文名山陰冢宰商周祚過其署愛之以女仲商字焉時國家多故順治乙酉始成禮却扇豔絕咸以爲國色遂偕隱盈庭花木滿架書史夫婦終日唱和有天臺老尼遙望合掌曰此妙色身如來也蓮花化生相好光明已乃連呼

曰善持之幾見曼佗久住人間世耶仲商發願寫妙蓮  
花經每晨焚香濯手作楷三年共成三部卒偕老焉姊  
伯商嫁祁忠敏公鄉里間有金童玉女之目仲商女昭  
華能詩亦有才名于世

徐仲山夫人商氏明豔如畫仲山舉博學鴻詞召試歸  
益都馮文毅公贈一聯云北闕上書識盡西京才子東  
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一時傳爲佳話夫人年八十餘  
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猶耽花讀書自  
古美人不衰信夫

益都王太平遵坦跣跡不羈日與其叔閉戶酣飲不見

客獨與長山劉公子節之善以詩酒往來學詩于吾邑  
王玉琴玉琴學于王考功季木季木題項王廟云三章  
已沛秦川雨入關更縱阿房炬漢王眞龍項王虎三提  
玉玦王不語城上寶鼎棄翁姥項王眞龍漢王鼠垓下  
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眞龍亦鼠虎亦鼠意態  
雄傑不可一世太平題項王本紀云英雄竟以成敗論  
嗟哉帝王豈有眞亞父不用乃考終淮陰逃死未央宮  
是知仁與不仁異楚亡漢王亦細事垓下何必更悲歌  
虞兮呂兮較若何獨出手眼亦有槌碎黃鶴踉翻鸚鵡  
之概可知淵源一派也王師入關太平杖策謁軍門從

蕭王入蜀定張獻忠之亂授四川巡撫以勞卒

西樵先生與弟阮亭共讀自相師友有句云一從時世  
矜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二王蓋從王孟入手後乃排  
真變化而終以蕭淡簡遠爲宗于焦山各賦古鼎詩筆  
力豪縱極其鋪張後有識者視其鼎篆文不古非三代  
法物凡經名流品題卽聲價十倍及鑒古之士摩挲窮  
究不爲所瞞天下事往往如是所著朱鳥遺史未見其  
然脂集數十卷鈔本存王愚泉允灌處愚泉歿家落未  
知後來如何

西樵阮亭共批杜詩西樵評語係阮亭鈔入阮亭痛抹



處足爲學詩者指南往往圈一二字如鍾譚之選詩則不可解涿州盧公坤得五家所批杜詩合刻之以紅藍紫淡赤別之數之實不足五竝未註明五家爲何人亦未指明何色係何人惟西樵阮亭照其原本註明餘俱缺然序文含糊不述原委未免疏漏然蒼萃諸評竝列其批抹圈點大同小異最足開悟心思阮亭閒有刪節較更圓健其尖圈處大抵似有可商者以示區別所圈一二字盧本盡刪去不刻良有卓見

王湘客若之益都人明季以蔭官南京參議管倉儲事空乏之餘極力撙節稍至充羨忤太監爲所劾督堂某

嬀監共攻之遂致挈問其女聞變痛哭湘客出獄女已死視之秀貌如生衣則補綴左手指爪纖長右手指全禿問故則以針功佐橐籥因更悲感自著孝女傳作詩不多洒然出塵漁洋嘗載其六言于池北偶談一滴水可知大海味也書札多者五十字少僅三五語風味似晉人平生愛金石法書名畫福王時仍司糧餉其後崎嶇戎馬之際鼎彝書卷載以兼兩卒殉節以死擬其品似冰玉爲心芳蘭竟體

李森先字琳枝號豔石平度州籍掖縣人巡按下江誅鋤豪右有海忠介之風優人王紫稼三遮和尚淫縱不

法皆立斃杖下人稱真御史爲本朝第一紫稼卽龔芝  
麓吳梅村陳其年所歌王郎者諸公昵之反以琳枝爲  
殺風景過矣卒中讒被逮吳民爲之罷市號泣攀送者  
數萬人王西樵曰侍御倜儻英偉具匡濟才是嚴鄭公  
張文定一輩人詩不爲賈島苦吟興酣落筆歷落嶽崎  
時露英人本色公豪於飲園名椒雨椒雨酒之辛者也  
後再起官歷有惠政有人夜聞鬼語云王紫稼三遮利  
尙雖死冥王尙問斬罪旁有鬼問旣死又何以斬曰使  
轉生爲羊豕受報觀此益知李公所行快人心而洩神  
怒

不以詩名乃無名士習氣農人王清臣且耕且吟能作詩以煤書於厯本其詩有陶柳風味漁洋載之感舊集諸城李漁村偶至安邱宿山寺夜半聞書聲琅琅啓戶視一人危坐廟楹爇香照讀視其書董子天人策也詢知爲石工大奇之載與俱歸教以詩自是不復鑿石惟事雕刻自號鐵筆山人改名天民士大夫爭相延致嘗於濟南試院旁臨流濯足歌左太冲千仞萬里句學使私出偶立其旁夷然無覩也好遊名勝山水琳宮梵宇所至塗壁稿貯行篋久點畫漫滅不可辨或易一字輒欣然謝曰是吾師也與王清臣可竝傳胼胝短褐中何

嘗無高士哉

張崑崙先生篤慶明大學士諱至發曾孫襁褓爲相國  
鍾愛稍長聰明絕人作文灑灑千言一揮而就施愚山  
學使奇賞之稱爲舌光如電後入太學屢試不售乃棄  
帖括博究史傳遨遊江淮名勝之區所至無不倒屣投  
轄所爲詩磊落雄奇千人皆廢漁洋林下索居招遊園  
亭日相唱和恨相見晚以爲當與田山薑顏修來諸公  
竝驅著有崑崙山房詩集其百一詩專詠明事斷自神  
宗瀾翻史籍縱橫排鼻漁洋稱爲冠古之才周林汲太  
史爲之註極詳博四庫全書總目評云篤慶才藻富有

洋洋洒洒動輒千言風發泉湧不可節制又有班范肪  
截五代史肪截割取精華以便披覽家貧終未付雕余  
里居時張還浦如珠投百一詩委予校正欲刻板行世  
今亦未知果否然鈔本已不踳而走海內彼好災梨棗  
徒供覆瓿不刻何害獨惜其全集不彰耳

家松侶公爲清白吏子孫工書喜詩以植花種竹自樂  
偶遨遊京師觀 皇居之壯念東先生贈詩云布袍芒  
屨踏京塵紫陌東風浩蕩春海嶠幾年容浪迹帝城今  
日見閒人書如蠶桂偏宜老囊有珠璣不受貧投綬東  
歸知有伴十洲隨地可垂綸歸臥林邱不接世事忽得

疾枕上吟云一天新雨露四海舊文章瞑目而逝

唐豹巖先生夢賚字濟武十三歲能古文作碑記刻石入翰林官檢討翰林無言責獨抗疏論事落職雄於詩變莊字韻作七律層出不窮見者驚咤贈漁洋云蠟燭五侯新制誥鞦韆三影舊郎中蓋漁洋自外官特起內用以詩受知也人服其工又有句云三十六宮飛燕身二十四考中書令漁洋以爲妙于萬八千戶冠軍侯然先生詩雄渾流暢初不以雕琢見長身既放廢游覽名區潛心學道一日靜坐洞見臟腑見一縷白氣起自丹田嘗至河南訪同年友未至已遣人相候問何以知曰

知之久矣蓋用靜功終日默坐澄定既久神明潛通凡事無不預知從學數十人惟教以靜坐久之仙人時於耳際對語旁人不聞因憶濟南二事相類似非誑語其一皂隸因病退役枯坐一室事能前知素不識字至是一見能解尤遠於易有弟子來學亦惟靜坐後能於中夜視指上螺紋歷歷以告其師師曰心體本自如是隸能隔垣見人想心境洞徹極矣一老儒讀書勤苦日讀不過數句又善忘偶行街市隔窗聞學室中有師講知止一節定靜安慮逐層分疏恍然有悟遂過目成誦此蓋取法告子之學告子雖與聖學異趨亦非冥頑不靈



昔程子入山山中老人先知豹巖所遇與此奚異先生雖淡於世緣實具經世之才著銅鈔疏禁羅說備邊策識者以爲皆可見諸施行惜不得展其志

畢公權世持前明遼東巡撫諱自肅之曾孫也畢氏世居長白山下先生爲諸生聲譽赫然施愚山學使評其文振衰起靡功不在昌黎下康熙戊午翁寶林司寇主試取爲榜首闈文一出士林先覩爲快風行一時是科山左文甲諸省先生負才卓犖不羈未秋試時居一樓日與朋好博飲喧呼秉燭乃息時而展卷時於風清月白之夜往山巖聽泉危坐達旦人莫測也至是發解在

省垣觀劇長身玉立面目如畫稠人中聳然如鷄羣之  
鶴三大憲亭上宴客共相指目問誰何左右以新科解  
元對延之入座無不歎其才品退後某官語人曰解元  
可惜有文無命又傳寶林司寇有侍姬通文墨司寇以  
得人自慶侍姬閱文曰所取前列多才子惜不能爲達  
官後公權先生會試不第抑鬱以卒趙秋谷執信以國  
制未滿演長生殿罷官馮大木廷槐終於中書皆魁選  
也按寶林先生前後有二妾未知能通文否子海瓊號  
澗堂受業趙秋谷之門以詩文世其家

新城何端簡公世璣字澹菴地有鐵山因以自號歷任

貴州巡撫直隸總督幼時經史過目不忘有神童之稱  
學詩於漁洋著有漁洋詩話制藝亦原本先正超出流  
俗李文貞公光地授以經學一時清節著聞歿後貧至  
無以爲葬盧雅雨稱其清不近名寬而有制袁簡齋以  
爲廉如秋水惠若春風今其家祠懸以爲聯秋試之年  
公令子姪至宜興儲氏桐城方氏金壇王氏每家各住  
一月聽其議論開拓心胸可以想見公好學求益之誠  
公去余家數十里故知其詳

德州孫子未先生勲以時文名天下相傳幼時家貧以  
館僮伴讀穎悟絕人主人愛之以爲孫初非孫姓也素

聞其說疑其非實及閱韓慕廬爲孫太翁作誌銘先生  
父與孫翁素交好以子爲翁子之嗣始知其事非虛補  
博士弟子應試幕客某深斥其文時虞山翁鐵菴叔元  
見之特加激賞秀水徐華隱嘉炎已寢起具衣冠拜之  
曰濟南名士多今乃見之因共言于學使錢公江拔冠  
多士戊午鐵菴來主試得畢公權趙秋谷諸人而莪山  
見遺深爲惋惜下科遂居榜首終身事華隱以弟子禮  
先生出使舟泊於岸倦而假寐循徑徐步入一宅見婦  
方產忽墜下開眼已爲小兒三日而斃旣醒身在舟中  
始知爲夢探之果然已輪迴一週矣先生主持文壇好

士如不及以扇求盧雅兩爲寫新詩見盧與馬墨麟倡  
和詩贈詩云老去自憐才力盡所欣二妙正同時其傾  
倒如此所作詩亦名家

徐東癡夜新城諸生初名元善慕叔夜之爲人故取名  
焉嘗遊錢塘過孤山訪林和靖故居渡浙江上桐廬登  
嚴子陵釣臺酌謝皋羽墓其詩不啻千首漁洋每求刻  
之不肯出渡潯陽舊稿沈于水爲選刻僅二百篇人極  
高雅而癡類虎頭亦有風趣嘗托官西京者訪霍小玉  
舊居零落否家銀臺公爲作絕句數首以當嬉笑漁洋  
詩云珠簾甲帳皆黃土何必陳倉賣酒樓官闕禾黍今

竝瓦礫已無尙欲問小玉舊居耶可謂癡絕

袁宣四先生名藩號松籬康熙癸卯孝廉工古文詩歌  
嘗南涉大江過虎林登采石往返淞江茗水之間又溯  
三衢過豫章返棹鄱陽所歷皆有詩名其集曰遠遊草  
共一千五百餘首嘗于東海獲秦鏡作詩云阿房宮中  
星萬點熒熒綺戶秋波灑當年對此知何人香銷膩玉  
愁雲掩照膽鑄成粉黛悲三千宮女斂蛾眉驪山未畢  
重瞳入咸陽三月青燐窺自從埋照歸東海苔封水浸  
寒光在洗出窗前皎月生那知朝市浮雲改絳氣連朝  
矚太清一泓秋水淡空明紅顏閱歷知多少霜髻憐子

亦有情一時和者累累刻古鏡詩行世今惟念東漁洋  
兩先生題詩存本集中餘不可見古鏡詩刻本亡矣鏡  
亦不知落于誰手故存其詩松籬書法亦工嘗見其跋  
華亭董思白正陽門關帝廟碑云先生書法飄逸此獨  
沉著余家遭水漂沒書籍盡失此其僅存者重加裝池  
按先生去余家僅二十餘里余別墅卽在其處下臨大  
河岸高水遠不知何以漂沒其廬當年秋夏水漲必有  
非尋常可及者有于涓水得秦鏡奩紅綠斑駁又有硯  
紅翠碎點乃秦宮水溝棄脂粉處說  
家侍讀公名敷政亦於是科中北榜入爲內閣中書在  
朝交遊最廣國初諸鉅公咸與往還方向用以地震受

傷卒詩多散失潞河舟中七律數首慷慨歷落不知胸  
中幾許壘塊中年玉折子勛方十歲引見授四品官及  
長賞三品服食三品俸 特恩也公家書籍最富每夏  
晒書牙簽散落盈升家人歲以爲苦今散軼無存矣宋  
蒙泉先生選山左詩鈔時無人送詩集往學使張公鵬  
展續選山左詩鈔荀乃鈔錄數首入選僅記潞河舟中  
一聯云種竹不多非隱計求田太過是癡謀可以想其

胸襟

田侍郎綸霞霏德州人父蓼菴官浙江麗水令下車不  
久有邑侯清鷄犬寧邑侯廉父老安之謠綸霞少年登



第見高念東先生問當讀何書先生曰君將出仕先讀律次博覽古今奏議及郡國利病其餘詞賦雕蟲小技耳又詢及性命之學告以出世濟世爲圭璋之合國初諸老大半講學雜入禪宗然立心行政卓乎不羣先生舉鴻博報罷而詞賦究爲海內重康熙十子綸霞與焉於寓舍見山薑花愛之遂號山薑作移居詩和者甚眾又在通州九月十日同王阮亭曹實菴汪蛟門謝方山顏修來諸先生泛通惠河繪圖作長歌紀之皆有和作後其圖流傳馮鷺庭咏者甚多而大通春泛圖秋泛圖繼起紛紛遂成故事矣呂鐵鋒贈聯云離奇柳樹嵇中

散窈窕梅花宋廣平可以想其風流生平以不入詞館  
爲憾然不數年官貴州巡撫所著黔書漁洋以爲有似  
爾雅者似考工記者似公穀檀弓者似越絕書者黔人  
肖先生像祀陽明書院

邑狂士唐姓忘其名素有才而曠放不拘世法以副榜  
授教職夏日裸體偃臥有武生求見不得已冠服出接  
而中未有褲足則加靴談次武生請師暫脫外服免暑  
熱唐笑曰吾無中衣也武生曰門生亦無中衣遂大笑  
解衣磅礴恨相見晚共醉而散由是越數日必召與飲  
稱知己焉晉人曠達不意復見於此

懷高士歷城人名晉字麗明明諸生明亡隱山中居鑛  
村著有易訓輯要年八十預知死期至期沐浴而卒念  
東贈詩有云和靖比來翻舊本梅花不種種荷花

劉子羽翼明號鏡菴少慷慨有經世才喜交遊讀書任  
俠與膠州王無竟友善無竟狂好大言嫉俗如仇里人  
銜之乘亂劫殺子羽走數百里訟官置仇於法養其老  
母并序其遺稿後數十年四明進士周證山斯盛知卽  
墨縣以事繫膠州聞老獄卒咏云十畝白雲松徑滿一  
天涼月竹亭幽詢知爲王無竟作并聞其事乃求得其  
詩評而藏之出獄後訪子羽并序其詩子羽送無竟老

母歸息云宿草滿阡人更哭遺文行世鬼猶狂無竟詩  
慷慨有奇氣登黃縣西郭云蕭條客裏誤重陽野菊愁  
開傍戰場秋氣欲殘成遠塞寒山無數下平荒戍連大  
海浮雲黑旗掩孤城落日黃向晚不堪傳畫角月明吹  
散一天霜海上觀漁云淡烟無雨亦濛濛一片滄浪沒  
遠空擊筑弟兄魚市酒落花山水武陵風往來歌吹浮  
天上縹緲仙槎落鏡中乘興不妨歸去晚數聲漁棹月  
濛濛

臬使趙韞退先生進美號清止與萊陽姜如須宋荔裳  
桐城方密之華亭陳臥子以詩名雄視南北在都與諸

文士會作古今體詩擊鉢立就漁洋以爲公少時詩清  
眞絕俗使江西時刻意二謝在京與諸公唱和一變而  
高華尙聲調而風致猶不減清邱先生家素富國初東  
人之禁甚嚴後人爲所誣幾破家又有官河工者賠累  
一空今其子孫式微不能自存矣所著有清止閣集在  
京時嘗見詩一小冊先生作也惜未買

姜實節字學在號鶴湖萊陽人明給事中塚子隨其父  
流寓於吳工詩善書畫山水法雲林所居曰藝圃清流  
演漾古木叢茂隔岸巖石列峙狀若層巒蓋文肅公之  
故居所謂青瑤瑤也當時求仲子之畫者必得其題句

以爲重厲大鴻鸚題其畫松云萊陽姜仲子矯矯清節  
後獨持滄海身畫松亦畫瘦矮紙氣屈蟠疏影滿巖竇  
勿矜干霄意乃爲般爾宥題字不滿百筆勢如篆籀對  
之神魄驚慘淡見寒秀裝堂沒骨花遠笑徐熙陋

漁洋詩話云安邱二曹禮部貞吉字升六中丞申吉字  
錫餘兄弟齊名禮部在京師和余文姬歸漢圖等長歌  
極有筆力中丞淪歿異域未見其止祭告湖南有句云  
雪花飛過洞庭去愁對班班湘竹林按升六號實菴以  
詩名所作珂雪詞吳茨園取以壓所選詞卷漁洋評云  
曹大乃爾奇特與曹嘉頌禾有南曹北曹之目嘉頌評

其詞曰古人云衙官屈宋實菴衙官我有餘矣錫餘淪  
歿異域謂死吳三桂之難當時陷賊夜遣僕飛章入奏  
又以蠟丸間道達書密陳機宜蓋欲從中圖之不幸爲  
三桂所覺被害

任無慾名有剛平原人官太原同知善畫山水蒼秀入  
宋人之室罷官後宦橐蕭然喜賓客好施予一切取給  
於畫未及脫稿購者已候於門弟子葛中谷傳其術每  
能亂真以山中人小圖印別之同邑張完臣題其畫卷  
云死別已吞聲翰墨已糟粕區區意外耽精神在邱壑  
想其磅礴時躊躇同疏鑿蒼壁插長松飛觀連雲脚輕

綃忽生動欣爲知己作餘不具錄

傅侍御彤臣稟號麀農新城人長身偉貌鬚髯如戟裕  
經濟才按江西倉卒定變人服其能平生著書多種歿  
後雕板盡亡漁洋稱其博聞強記冠絕一時事繼母最  
孝母性嚴侍御雖居官時遭撻楚順顏承受務博歡心  
乃已夏日朋好聚談解衣脫帽公獨不肯強爲解衣杖  
痕露焉痛哭奪衣忿然而去蓋恐彰母過也漁洋載其  
詩於感舊集吾淄唐豹巖太史稱桓臺二孝子爲于鐵  
樵傅彤臣鐵樵字子先名覺世爲巢縣令蝗不入境尤  
嫻武事嘗伏兵夜戰擒巨寇按于氏世傳技勇後有名



崇墀者作令時水漲築堤鄰邑武弁率多人執械往爭  
爲于拳毆逃竄哭訴上憲上憲笑曰汝武弁被文官毆  
已可恥他日臨陣向誰哭耶傳以爲笑鐵樵書法亦蒼  
勁徐東癡題其廣陵遊草云河北聲稱藉久傳江南名  
勝入新編中原氣格風靡後正始音微雅在前見說衣  
裳同會合誰當鞭弭共周旋清吟有此于良史閒氣全  
消五百年推尊甚至

李贊元字望石原名立登第後奉 旨改今名海陽人  
官兵部侍郎有滴翠園集鈕玉樵琇觚贖云李侍御按  
楚鄂渚有大猾段世昌稔惡萬端而神謀四達前臺使

者莫能誰何李至佯置不問一日餞客于江干已微醉  
從一尉一僮夜往叩門世昌倉皇趨出徑前手繫之命  
尉牽其頸踏月還署卽置之獄遠近顯要爲之求解書  
牘盈案概不發立杖殺之當世昌入獄語家人曰我少  
時見一道人能知未來事詢以終身道人曰他日所遇  
非桃杏非坐非行卽祿盡時也今按君姓名適符尙欲  
覲生焉能蓋因先生原名立也

家中憲公孫籙永好爲詩而深于韻學謂人不解韻詩  
必不工著一書未刻皆辨晰字韻余年方少翻閱一過  
如墮雲霧茫然不解作何語後見所爲詩或質樸或冲

寂絕不尙聲調公歿子最孝負石壘墳磊砢離奇高丈  
餘石多刻字在曠野僅見髣髴不能悉辨生平事親善  
養志而有放翁沈氏之恨少時避兵亂山妻某氏聘而  
未娶亦偕家人避匿其閒見衣白者知爲夫慮爲賊見  
使婢送青衣蓋時在夜閒也及賦離鸞居母家終身不  
嫁已亦終身不娶大似廬江小吏但不肯以身殉私如  
愚夫婦耳蒲柳泉先生爲作四六一篇情詞排惻余手  
錄之惜不知散失何處

趙秋谷不喜嚴滄浪論詩而終身服膺馮定遠書法亦  
學之袁子才嘗議之定遠實不愧才子觀游仙詩語語

雋妙何得相輕詩云書邀女伴看桃花三島回時滿地  
霞記得明朝是丁卯青童又合上東華紅桂開時試舞  
腰素娥爭換白鮫綃歸來更按鈞天曲吹裂真妃碧玉  
簫貪看對弈不歸家誰折當門玉樹花特勅雷公往追  
取半空鞭下呵香車玉洞桃花又爛開等閒相望隔塵  
埃劉郎也似山中水一到人間便不回秋谷才氣凌厲  
一切少所許可獨俯首鈍吟集良有故哉

秋谷八哀詩載濱州張滄澗小傳記一事甚可喜知江  
南鳳陽縣時有大猾率惡少入儒生家恣淫其妻妾陳  
酒炙響爆竹縱容歌笑無敢忤者生訟之大吏不得伸

陸儀突入城隍廟立呼至斃其猾杖下血體曳出一邑  
駭服所著詩集甚多經漁洋秋谷兩先生評定

張嗣宗譜崑崙山人諸父行念東先生從妹壻也念東  
子之駒官平越嗣宗同往吳逆之變與之駒改裝爲道  
人展轉兵火山谷之間險阻備嘗數年始歸有飄泊詩  
云飄泊黔南歎數窮十年鼓棹破長風思將姓字畱天  
地肯使鬚眉負鏡中四海無家悲斷梗一身如寄羨歸  
鴻魂驚夜月鵝啼血擲却儒冠學遠公弟洵字可績拔  
貢年少以神童稱學詩於念東詩集皆念東手評與同  
邑唐豹巖太史孫樹百給諫畢載績刺史袁松籬孝廉

唱和

楊涵字水心又字雲峭益都貢生性簡傲狂放不羈善畫田西圃同之評其卷云烟波無際蘆月蒼涼其逸品超詣令人不忍釋手尤長於墨竹常坐臥竹下會其偃仰欹側之態久之忽然有得故其所作縱手而成雨葉風枝千層萬疊尋脉絡絲毫不爽胸有成竹故也稱爲神品與某僧善每爲作畫遇得意之筆輒按爲紙團藏袴中僧搜得之相與大笑貴家求之終不得然性喜游仇尙書家有園亭使與之狎者引至遊觀酣飲偶至一室紙墨皆具問何爲主人曰將倩人畫屏未得佳手水

心奮然曰何必遠求揮毫落墨勢若風雨觀者駭愕其  
屏十二幅通爲一氣今爲余族中禹珍叔所得余愛坐  
其下若有涼風襲衣裾也先生好黃白術有道者來扣  
門觀之曰可住世矣未九轉也丹成一夕卒家貧張蓬  
海葬之放鶴園側題曰青州高士楊雲笠先生之墓爲  
名流所重如此

長山王德昌字心逸作八分字畫如鐵獲其片幅珍如  
拱璧尤善揭裱所裱長卷任開一段兩端從不摺卷同  
時張卯君善鑄圖章新城王石丈善畫稱爲三絕

崑崙山人張歷友先生百一詩漁洋評閱蔣大鴻實爲

點勘閒有商推集中載其來書卽以當敘大鴻名平階  
精青鳥之術居吾淄與唐太史夢賚及張山人友善山  
人得大鴻自宣城見寄書云遠道三年別緘書數往還  
此時滄海月應照敬亭山大鴻詩力還正始飲吼山陶  
氏園云川原於越地風物永和時花塢陶公築蘭舟范  
叔移百年新結構一代舊招提峻閣憑雲迴雕欄倚石  
危尊疊傾北海詞賦溢南皮萬壑當窗見千巖向晚披  
拂雲歌去緩坐月酒行遲支遁情深切劉伶死不辭人  
從花底散路入夢中疑何日滄州興重來倒接離

顯亭林原名絳更名炎武以事繫歷下亭自上憲重其



人延修山東通志而主筆者別有人先生列名而已漁  
洋謂列傳中名臣多所刊削甚爲紕繆異日必當更正  
通志序則吾淄高念東先生所作後來續修者曾閱一  
過未暇考果補入否亭林寄居章邱東土好古之士多  
與交久之田舍爲人奪去乃遷於山西朱竹垞題其柱  
云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誦其詩讀其  
書友天下之士尙論古人當之無愧其詩亦有高踞萬  
仞俯視羣流之概龍門云亘地黃河出開天此一門千  
秋憑大禹萬里下崑崙入廟焄蒿接臨流想像存無人  
書壁問倚馬日將昏

王揆一名紹先於書無所不讀臨文汨汨有不能自己之勢晚年更歸簡練康熙乙卯太倉王相國揆典試山東得揆一卷已中元以後場違式被落癸巳恩科相國爲會試總裁捷南宮相國大喜將薦入翰林辭以老病悚慵爲濟南教授茶陵彭大司馬爲學使以敏博自負考試教官擬作程文題下先生文立就茶陵亟賞之然訝其過捷笑謂曰得非宿構耶先生回席卽又呈一篇日影不移已呈七藝茶陵每得一篇必拍案叫絕歎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信哉吾從今不敢輕量天下士矣

俞公兆岳字岱祺雍正五年官青州知府是歲山東大旱以事謁大府大府演優宴同僚公在列離座抗聲曰天久不雨皇上撤樂減膳臣子歌舞宴飲忍乎立飲三爵趨而出大府愠甚思中傷之公即引疾疏入名請闕上曰強項吏上官所不便非病也問大學士應授何官據例以對上曰俞兆岳非常士何可拘以常例投通政司參議公在青常布袍做履行而井民間苦樂無弗知偶冒雪過一紳士家紳言爲民害者數事立除之引疾時僦居民舍送蔬菜者填塞當入都民罷而遮留三易期不得行乃自持鑰從二僕夜啟門出質明

衆追送不及肖像立范文正公祠後今廟圯北郭去思碑猶存官至副都御史江西巡撫善政甚多不能悉紀孫名調元官濟南府濟陽縣知縣

吾淄儀部張公敬萬歷丁丑進士其詩文集序字學雪蓑如龍蛇糾結多不可識所爲古文衍滄溟一派詩不多作獨和易近人聞雁寄王侍史云搖落聞征雁連翩向海隅行分絕塞濶影入夕陽初鼓角寒城急關河短髻疎那能千里別不寄一封書寄王汝賓云山房粘石壁蒼翠暮烟收野水亂流合沙禽幾點浮人歸柵葉寺月映蘆花洲白露澄江濶故園何處秋

戶部畢白陽公自嚴高紫霞司寇稱其七律可分滄溟  
之座里居未見記其七絕塗次咏桃花云綠楊春樹蔭  
芳鄰中有天桃別樣新馬上不煩頻指點好花應笑白  
頭人

銀台秋澄王公名教居官清勤敢言張伴鶴大書清風  
百世碑立祠堂先生罷官非其罪好爲古文句法本滄  
溟而詰曲過之徃徃瞠目不能讀斷所作詩絕無晦澁  
而高古出塵不求人知所刻集忽忽粗閱一過短文易  
讀者古趣洋溢愛莫釋手詩多古風一字不記

明時入相必翰林或破例由主事給諫未有自外僚入

者崇禎間吾淄聖鵠張公至發起家縣令後至大拜爲  
二百年來罕見初閣臣鄭川偉誤以章疏中何況二字  
爲人名乃擬旨提問因是詞臣爲帝所輕適以事問外  
庭張公所對稱旨遂以刑部侍郎入文淵閣

歷城見王雲芝先生小像自讀書至居官年貌衣冠隨  
時變易共一長卷後有兵部尙書張鶴鳴登萊巡撫宋  
應昌題跋甚詳登萊舊無巡撫以備倭特設故登州水  
城名備倭城應昌上疏謂多買鷄卵擲倭船卵破脚滑  
跼立不穩悉成擒矣其謀畧可笑如此鶴鳴在山東任  
歷城知縣至八座由魏忠賢援引二人皆不足爲雲芝

先生重後人第以顯官乞其題字然鶴鳴雖闔黨流賊陷潁州時罷官家居被執倒懸於樹罵賊而死

吳公南岱太翁嘗官山左因無子禱於東嶽踰歲生子因以岱名及長知濟南府一日在署若有所覩向空肅拜唯唯應答家人驚問曰我本嶽帝從臣今見召不可留矣囑其子奉主山中將棲神其處

在康熙時

吾東梁浩然由明經知嚴州廉介有守退衙課僕種蔬以自給擢寧紹道赴任時見老人持稟帖跪謁衆悉無覩三日後聞空中鼓樂彷彿見騶從駢集云迎新官赴任即日無病而逝

在康熙時

諸城相州王氏科第最盛人稱老實王家吏部侍郎王  
公恂擅號念菴與兄中允恂思弟職方恂恂俱以文名  
公尤有才幹嘗以同知攝漳海興化泉州三府事歷左  
都御史貳天官奉 旨查山東庫項許歸省爲畫錦之  
榮還朝年七十二矣詔與文華殿大學士田文端公從  
典皆免跪侍立爲開國來所希有公以卿貳得之更爲  
殊恩告歸五年 皇上猶賜御書詩及聯公歷官善政  
最多特記其奇遇如此

歷下張紳題畫云高樹漏疎雨滴瀝下銀塘美人捲簾  
坐寶鴨添生香風吹綠荷葉露出雙鴛鴦似六朝人



章邱張篤行字誕紳號石只順治丙戌進士是年出宰  
邳縣縣舊有三蘇墓老泉蓋葬衣冠於此東坡卒于常  
州託子由葬嵩山之陽子由歿亦葬于是墳之外有二  
冢莫有知爲蘇氏者地約三十畝繚以土垣古柏三百  
本崇禎甲申賊盡剪伐南一冢爲盜發掘石只到任訪  
視俯其穴得誌銘云夫人梁氏宋狀元灝之曾孫適子  
由長子蘇遲二子一名簡一名策拾其頂骨二脛骨三  
零骨三十六清明日具衣冠葬之捕盜置於法明年上  
已往祀之口占一絕云峨眉遙望倍傷情樹盡碑殘野  
草生莫道荒村烟火絕山家今日是清明按東坡年譜

卒于建中靖國元年明年葬于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  
瑞里周櫟園書影喬文衣鉢云其墓左子瞻右子由相  
去六七尺子由墓西有四冢無題名一碑列四氏六公  
子名簞符箕籥筌籌皆東坡之孫與墓志合無墓可考  
石只補種翠柏千章遂復舊觀謁墓之夜夢東坡遣使  
致謝約臨汝相見及至有青衣欵門送墨迹一卷乃東  
坡蜀岡送蘇伯固之嶺南五言詩也青衣忽不見遂命  
工摹勒于石自爲之記石只工琴善書畫仕至建寧道  
告歸自題小像云有詩有畫有書有琴可名四藝山人  
其高致如此

岱宗密雪圖爲王叔明陳汝言合作叔明爲泰安州牧  
有樓正對泰山叔明欲寫圖張絹於壁興至乃一舉筆  
三年而成汝言爲濟南經歷過此值大雪叔明欲改雪  
景汝言爲小弓矢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然飛  
舞之勢相顧以爲神竒事載都少卿譚纂此吾鄉佳話  
特錄之

文登冷枚字吉臣善畫尤工仕女嘗見其畫美女坐像  
長大如人美人小者易工大者最難可謂能人所難又  
見其桃源圖畫屏十二幅山水人物皆著色生動 聖  
祖皇帝六十聖壽吉臣繪羅漢圖以進修 萬壽盛典

圖長二十餘丈鉅麗工妙畫史二十餘人以吉臣爲冠  
羅漢有刻板傳於世

乾隆年間有人掘土得古器青綠徧體不知何名中藏  
布泉千餘西域胡人買去往江都售於程夢星布泉上  
皆古篆難識惟平陽安陽可辨春秋有平陽漢書謂之  
東平陽史記王子侯表安陽侯桀濟北貞王子素隱表  
在平原大抵漢時物諸家泉譜布泉十品外載異布僅  
十餘種無如此之多者程得之喜甚作詩以紀前紀泉  
譜者梁有顧恒唐有封演宋有李金董洪輦本朝方繼  
溪蓄古錢三百枚一一辨其年代

東平陽  
今新泰

汪鈍翁琬吳人而其宗居吾東汶上鈍翁自序汪姓緣起云魯成公庶子生而有文在手左水右王故名曰汪又云食采於汪子孫因以爲氏汪氏其始蓋魯人也鈍翁汶上遇宗人交臣有詩又汶上與同宗諸兄弟入田氏園賞芍藥詩云塵中驅馬已十日急雨顛風不可當不信南來好風氣徑容闖入藥欄旁無數名花壓徑開暫攜濁酒爲花來帽簷欹側橫船覆始信吳兒爾許豈二詩頗頗唐自喜按汶上田家紫荆演爲傳奇婦孺皆知其事謝在杭肇淞過田真墓云汶河如帶日西斜禾黍荒村四五家惟有田真墳畔樹春風猶發紫荆花第

不知有園者猶爲其後否耶

濟寧太白酒樓碑記汪文節公所作鈍翁詩云先生本非狂古之天人也起語最瀟灑又酒樓歌云任城酒樓高插天樓東桃樹非昔年騎鯨仙人不知處狂客還歸四明路按樓東桃樹在兗州用於濟寧何耶四明賀監亦未至任城遊南池子美題詩處云曾來此地停征輪蒲荒菱熟波鱗鱗却平生掣鯨手偶然點筆還驚人向闕生南池遇美女自云天上謫仙相昵久臨別贈詩云濟水流長未盡歡小山招隱月初園好畱顏色重相見再向南池續舊緣後娶南氏與女容貌如一

山東爲南中入京孔道荏平腰跼東昌臨清德州舟車  
輻輳之區絲竹歌舞夙稱繁盛明時臨清有伎范氏谷  
氏以色藝擅場才士某計偕北上與名流燕集作豔體  
詩云長干女兒爭妖嬈秦淮一曲水亦嬌複道迴廊暎  
佳麗六朝楊柳秦時潮美人如花活花裏嬌憨那復知  
作使臨妝懶學文君眉當筵解擊薛濤紙馬家楊家最  
有名但看一笑俱傾城按拍何人嫌曲誤畱歡若個便  
妝成江南是處矜花草渡江但說臨清好燕趙佳人眞  
擅場摧殘苦向風塵老賈胡多錢僮父臭秦箏吳歛等  
聞奏小范空餘林下風谷生枉自閨房秀拂袖低迴策

寒歸鰥奴草具唱歌時陌頭白汗薰香粉馬上黃沙與  
畫眉目成不忍惜歌舞顧影那堪淚如雨江南小草花  
不如江北名花暗如土人生遇合總悠悠此夕相看黯  
欲愁眼底娉婷俱未嫁忍看溝水東西流劒花崢嶸眉  
黛溼玉釵欲掛銀缸泣促席行杯露未晞歌罷長干盡  
於邑君不見馬家池館傾摧久長橋已拆祠郎手江南  
樂事亦易闌經過且盡杯中酒後過臨清追昔遊云丁  
字簾幃不下鉤踈踈微霰點紅樓明妝促坐生春色畫  
燭嬌歌蕩旅愁油壁小車爭自至紅牋名紙如他收而  
今只有垂楊在禿盡枝條撩白頭



萊陽二姜以節義著弔貞毅墓者甚多咏如須廷杖謫  
戍梅村東萊行一篇敘事尤詳中云君家兄弟俱承恩  
感時危涕長安門侍中叩閣數疆諫上書對仗彈平津  
天顏不怡要人怨衛尉捉頭捽下殿中旨傳呼赤棒來  
血裏朝衫路人看又云司空平昔耽佳句千首詩成罷  
官去戰鼓東來白骨寒二勞山月魄何處謂工部侍郎  
未九青改死  
萊州之難九謂左左氏勳名照汗青過江忠孝數中丞謂左  
青好作詩謂左懋第以兵部侍郎招撫河南山東謂左儒卿也向龍沙死謂左  
充通問使聞南都亡痛哭死節謂左石弟  
先更有何人哭子卿時馬阮欲殺如須乃祝髮黃山戍  
子奉母歸萊陽東撫重其名招之乃故墜馬以折股給

使者夜馳還江南自號宣州老兵感舊集補註姜採字如農崇禎辛未進士禮科給事中垓字如須崇禎庚辰進士吏部考功司主事明史姜垓官行人云考功未詳按梅村元旦夢天帝召爲泰山府君歿時見車馬來迎怡然而適

漢北海相任城景君碑在濟寧州學全謝山有搨本三各有碑陰一通洪文惠公适未之見謝山云碑文以麤爲睂以倉爲蒼以柔爲柔以釋爲釋以輔爲拂皆古字通用其以衙爲禦則古字音之通也碑未有誅又有亂亦唐以後碑所希其碑陰見于趙明誠金石錄

澤州陳午亭相國與阮亭先生倡和最多又與宋荔裳  
田綸霞馮大木趙秋谷顏修來諸公相善和秋谷觀海  
詩云求詩入海氣崢嶸却卷波瀾見老成香土踏殘才  
思盡當時我亦一狂生蓋隱含當日罷黜情事言簡而  
意味無窮輓王西樵宋荔裳總括二公生平如史公合  
傳體尤爲奇特素旒齊城北朱旛蜀道東蕭條萬里外  
淪沒一年中世路憐諸子交情盡二公招魂傷宋玉死  
孝憫王戎賦鵬才猶壯哀麟筆遂終玉棺天上落瑤瑟  
寢堂空暮雨懸鄰杵秋雲冷殯宮夜臺歸有伴泉路恨  
何窮前後銓衡地淒涼詔獄同范滂真蹇諤裴楷自清

通濠鏡南曹月琅璫北寺風宦途紛輒軻襟抱得冲融  
顛蹟非天意生全荷 聖聰

荔裳西樵前後  
官吏部下詔獄

追隨思夙

昔狂醉笑兒童名列班揚盛文兼沈鮑工妍媸慙刻畫

瑕垢屬磨礪章句功名薄生涯負販雄霜摧漢時柏風

折嶧陽桐歲月魚吞餌乾坤鳥觸籠漂搖驚汎梗慘澹

送飛蓬腸斷山陽笛悲迷朔塞鴻池塘春草綠

謂阮亭  
艾石

正隴野棠紅腹已真成痛心還暗欲冲九原人在否灑

淚向荒叢又別歷城孫乍庭光祀吾溜高念東先生云

歷下羣公海嶽姿風流耆舊是人師相逢一事煩傳語

無媿新阡有道碑

謂銘魏  
環極

益都孫文定公號止亭官吏部六年惜人才慎名器莫  
敢干以私築有山雨樓繪爲圖多咏之者龔芝麓宗伯  
題云止亭先生與余門巷相連退食之暇雙扉晝掩萬  
籟寂然乃不知此中有人人謂其門如水愚謂先生之  
門如山也昔人比陶靖節諸葛以淡泊寧靜襟懷相同  
乃和陶公詠以况先生之山雨樓庶不失臥龍開濟之  
梗概高雲無定棲乘風還故山去來雖有失樂哉望岫  
年裝駕指遙林理檝汎素淵開我池上樓載耕隴畝田  
海雨何蒼蒼飛鳴來山間石蘿翳白晝幽泉吐檐前參  
差梧柳陰延緣葭葦煙遠虹明絕澗馴禽響層顛餘事

及邱壑抱甕了不閒空堂松風生撫枕殊蕭然高人經  
世心脫略謝塵鞅方與家國事恆結川巖想車馬行跡  
絕琴樽諧獨往逢人問故園薜荔一以長老屋亂山中  
丹艱不加廣銅池與金谷無乃辱林莽文定有還山吟  
云守道在無爲吾自厭吾拙解佩及茲晨還山聽鳴鳩  
世態逐嬋媛進止心欲折欣此素商集緬想緇塵歇逝  
將尋舊侶茅屋陰崖結暝色下巉巖蒼然立積鐵林深  
倦鳥栖谷靜涓泉咽夜涼四山空雲臥逼天闕捫蘿想  
幽人弄簫遲山月文定入政府一載卽告歸其淡泊之  
志可見宗伯語故爲不謬

正史外野史及雜錄皆可備採漁洋紀其先世多東林  
黨魁詔一門盛事他未及載吾淄聖鵠張公家居魏黨  
揚言張至發天下名賢魏闕矯旨命吏部起用公養親  
不出長山劉公鴻訓忤魏璫削籍思陵詔入閣首焚三  
朝要典逐其黨賈繼春霍維華等天下大快卒爲闕黨  
攻去至顯與宵小爲難者武定袁忠愍公化中疏糾李  
可灼進紅丸罪與左滄嶼極論大學士沈淮以賄交結  
魏忠賢臨清周忠毅公朝瑞于楊大洪論魏璫二十四  
大罪後卽上疏助之力攻又救熊廷弼於是魏黨怒甚  
以忠愍忠毅與楊公漣左公光斗魏公大中顧公大章

受熊廷弼賄拷斃鎮撫司獄世所稱六君子也乃無爲  
 州汪有典輯書曰史外不知何故去周忠毅公雜以他  
 人與楊左袁顧共六人爲一卷魏公有傳目錄無名諸傳頗稱六  
 君子令閱者莫辨爲誰按朱竹垞靜志居詩話紀六人  
 受訊伏簷下左右次第甚詳獨書袁周二公名楊左魏  
 顧但書姓蓋四人有詩各立小傳袁周無詩因無傳也  
 不書名則所稱六君子爲何人歎朱載筆有法而汪爲  
 失檢袁公死之夕大風四起屋瓦皆飛眾鬼啾啾號泣  
 舉鎮撫用刑隸投諸廁逾時皆死劉公子孔和起義兵爲劉澤清害張公家  
 一門三烈余至武定聞  
 袁有進士周公後未聞



碧血錄云前任河南道監察御史贈太僕寺卿袁公化中字民協號熙宇賜祭葬諡蔭前任大理寺少卿贈大理寺卿賜祭蔭周公朝瑞字思永號衡臺山東南城人按山東無南城縣臨清古無南城之名二公皆福王時贈諡其敘二公一有諡一無諡亦疎漏點將錄天成星雙鞭手浙江道御史袁化中天立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據此袁公亦非河南道御史至漁洋所云其先爲東林黨魁者司馬公象乾布政公象晉考功公象春巡撫公象恆雖忤忠賢不盡赫赫列名有事可紀獨同知象復魏黨夜呼城門不爲開不拜瑄祠鐵骨錚錚

以官微不得廁名諸錄後大兵破新城殉難

碧血錄以袁爲濟南

府武定州人今武定已爲府以周爲東昌府南城人今臨清已爲直隸州

袁周二公被逮在天啓五年三月至六年逮繆公昌期等緹騎爲人所擊又所謂六君子也繆公爲諸生時來青州爲馮文敏公館師初青州太守胡士鰲字葵南宰江陰繆公應童子試胡奇賞之拔第一入學及官山東以其文示馮文敏公文敏曰此翰苑才也可招來青社爲吾課子弟繆公在塾甫兩月文敏以少宰入都胡亦以黨罷職至是繆公乃爲東林黨魁在難中追感知己自述甚詳

袁坐贓六千周坐贓一萬納完仍懲之獄

青州官多名賢不獨宋時爲然明王公世貞備兵青州  
修府志歷下滄溟先生爲作序竝發凡起例 本朝周  
櫟園莅青折獄如神尤著者崇禎時汪公喬年字歲星  
由刑部出守青州升東萊道不攜家累後遷擢去有舉  
子計偕過山左騾夫詢及某邑曰君里有汪公其子邁  
疾吾青人登泰山爲之祈禱者以千計今無恙乎曰死  
矣騾夫泣下青州黃綬曰吾少未習公至今鄉人稱汪  
夫子有汪不解擔之謠言聽斷明決不至信宿弛擔也  
後爲總督援河南師次襄城諸軍皆潰賊數十萬至城  
破手刃三賊被執不屈死

萊陽城破姜給事家殉難者二十餘人其僕媪亦有可  
取姜安節方十一歲其僕護之幾被刃俄負主翁出安  
節被擄以能奕不忍殺自言幼喪母非乳母不能存活  
許出覓號于市乳媪應聲出相持哭揮令同去又爲卒  
索金媪爲人拆珠冠未竟藏其半剔珠以獻獲免又遇  
兵欲攜以行媪泣曰兒非老婦必死兒死婦亦死不如  
先死馬蹄下淚如湧泉兵爲泣下釋之復遇兵欲執之  
媪抱安節投水中天冷衣盡溼得免方在敵營時媪每  
向士卒乞棗栗啖兒輒受鞭箠同被掠者皆笑之卒免  
以歸旣死安節爲之銘

事必有爲之先者後人踵而行之久之後來者稱盛秦  
築長城齊先有長城西起于濟自泰山東至瑯琊入海  
城廢而基址猶存當日以備楚者檀道濟唱籌量沙古  
今豔稱濟南長山之米山傳云齊桓公覆土其上爲虛  
糧以欺諸侯是前已有計出于此者特道濟之急智爲  
更奇耳山東量沙處有二一在礮礪山有土三堆謂之  
虛糧塚一在厯城按史稱檀道濟由礮礪轉戰至厯城  
糧盡礮礪城在今長清礮礪山在今東阿城爲南北交  
爭之地屢用兵其戰必由城而不自山可知礮礪山之  
土堆乃附會也此當據史以証地志之訛道濟金鄉人

於山東地利固所熟悉

禰正平衡皆以爲平原人一書獨稱爲般人吾邑張厯友弔彌衡詩序以爲吾淄人學者疑之不知先生博覽載籍固有所本非濫引前賢以爲重也書云禰衡般人少有才辨而氣尙剛傲般或作盤劉宋時王逸據盤陽又房靈寶戍磬陽漢爲般陽三字通用鷓鴣洲江水蕩沒古迹湮矣汶上縣治堂前有准字池以石爲之外方內圓刻四鯉魚注以水上不在水面下不在水底以示爲政貴得中也自漢唐以來相傳爲孔子所遣但史書未載不知其

確否

國初吾邑哲人蔚起著作如林四庫書總目評高念東  
珩大略謂詩學皮陸評張厯友篤慶有云下筆洋洋洒  
洒評珩子之騷云詩學西崑香奩之體姿致有餘又引  
昔人評秦少游詩如時女步春終傷婉弱評孫給諫蕙  
詩云極清麗無塵俗氣而篇幅微狹評張榆村元云元  
爲崑崙山人從子詩本王士禎之論以神韻爲宗晚乃  
漸歸樸老當時搜採遺集直隸總督山東巡撫各進念  
東司詩集餘或後裔賫送家四山公詩榆村先生爲作  
序不復記盛秦川百二序謂雅淡如海豐楊太宰魏惜  
未付梓銀臺公詩刻三次各自爲集念東先生謂出入

滄溟渭南唐豹岩先生謂近體刻厲沈鬱七古跌宕自  
豪崑崙山人謂匠心獨造包攝眾有公持論以自然爲  
宗以養性爲本不事鉤棘不襲陳言惜無人呈進不列  
四庫之目蓋有幸有不幸焉唐豹岩先生詩雄深雅健  
亦未盛行

芙蓉道楷禪師本淄川農家子目不知書爲僧力求參  
悟後乃橫木井口危坐其上蓋處危地以絕他念專一  
如是遂悟上乘口作偈手書之名大著或薦于朝累詔  
不赴甘受刑辱編管沂州邑志載其傳甚詳惜吾儒精  
勤未有如釋氏者



五代末曲阜孔家奴多賜姓孔黠者知歷代崇聖裔乃乘亂聚黨殺主幾盡謀奪宗時孔林後村人有張姓者嫁女聖裔有幼子張姓匿之得免既而鳴冤於朝乃誅惡黨立孔子後承祀子孫至今不忘所自姻親皆公卿將相子弟張姓一村農必居首座夫聖人德配天地奸人乃思篡奪神人所共怒覆載所不容安能倖逃哉然亦危矣張氏之功嬰杵不足言也

家奴名孔末  
匿者名仁玉

吾淄柳泉先生作青州金和尚傳閱之令人失笑嘗疑和尚卽富何至聲勢赫奕如是士人云明有蜀僧明愷其音如是不知居諸城某山萬曆皇后有目疾召僧療

是此愷字否

居諸城某山萬曆皇后有目疾召僧療

之愈勅建護國光明寺有田二千畝偶有頑蠢之童來

安置別所

崇禎時也既而我

朝定鼎巡撫山東係旗人物

色得童云是其叔招之歸娶不肯乃環寺置田二百頃一時布施雲集興造殿宇規模宏壯後買一子讀書登科榜名金奇玉號卓菴詩文俱工稱名士云

漁洋先生作劉孔和傳云曹州劉澤清以東平伯開藩淮上公子以兵屬之澤清武人不知書既貴好爲詩一日高會酒酣出詩示客次至孔和孔和擲不視大言曰國家舉淮東千里付足下今敵騎旦夕飲江淮不聞北向發一矢而沾沾言詩卽工何益况不必工耶拂衣徑

出澤清大恚遣壯士二十人追及舟拉殺之聞其言千載下猶有生氣明季稗史彙編云澤清素爲公子狎客至是乃抑之使下作詩問孔和曰好否孔和曰不作更好語簡而冷各有其妙又云澤清命孔和以兵二千出又檄回殺之與漁洋所記不同公子嘗作詩云并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殆詩識云澤清好殺當前屠割血肉淋漓坐客驚懼失措澤清談笑自若狼戾殆與董卓相似後降

本朝伏誅

按澤清本生員

是時王遵坦以總兵官亦隸澤清麾下遵坦與公子素好懼禍及跳身走免嘗作詩云何似冉家好兄弟同心

畫出釣魚山後果撫蜀詩亦爲之兆焉

仲夫子後有名永檀者居濟寧少粗黷家貧習鄙事族  
眾惡之節序祀祖廟永檀與焉眾斥逐不令人班行祭  
畢請曰吾亦先人後縱不得與祭獨拜其許我乎眾曰  
可乃市瓣香爇于鑪叩拜時眾見香烟濃郁結成子路  
來享四字大驚送入鄉塾來往必過土地祠神見夢村  
人曰仲大人經過吾起坐不勝煩一日過廟前土偶起  
立爲人所見遂不復坐至今像猶挺立後官都憲抗直  
敢言一疏參至三四十人有祖風焉仲子來享非徒以  
後日之貴也

詩以紀事故稱詩史然必其人足重而後所言可憑如  
韓元少先生禹城行一篇可作循吏傳 聖皇御極久

民牧簡循良濟南之禹城令賢聞四方借問賢令誰許  
君系高陽其貌和而柔其人清且明南方風氣弱矯哉  
君子強見義乃必爲大勇不可當愛護我人民冬日與  
秋霜採風倘有聽請聽禹城行言言皆實錄一一民所  
詳始令下車時威稜整紀綱邑有豪黠奴高李最彊梁  
高士偉李重榮乘馬入富家無端索金償不者輒繫去  
事詳禹城事畧拷掠徧癩瘡書契獻田宅攫取如盜囊令聞而大怒抵  
几髯戟張歲除霹靂籤掩捕無走藏高旣斃杖下李亦

尸路旁歡呼咸往觀桓東少年場主人謝受教嘍喑更

稱揚其餘大猾徒根斷無芽萌往往彌尾青

大柳名不見北史

不

虛設南牆嘉穀待膏雨必除莠與稂一時民歡謠菩薩

是金剛

民間有菩薩變金剛之語

嗚呼民命重吏窟穴其中日月淹

繫久兩辭俱敗傷令到不勾攝立往決其平生者得有

家死者得埋葬往還祇半天胥役無奔忙

民間有隨到隨審只半天

之謔其或連婦女一筆與勾將何來六曲屏閨人感稱觴

爲妾護嬌羞除是爹與孃

詞中牽連婦女者盡勾去不問涉命案亦在家候審壽日

里民製錦障另一屏是婦女名

戶口稽以實成丁必一

牀燭除皆凍梨更豁小而黃寧甘耗減臯毋乃增羨坊

禹城人丁前次增報二千有奇悉與核實減除墾田亦如之勸耕杏與菑辛苦

粒粒珠要使鷄犬寧推科卽撫字亭午退堂皇農民輸

賦歸墟落猶日光比較日中而畢民無暮夜守候之苦里正與衙前不須

雇錢充小邑日奔命徭役無勞攘所過一切辦而不破

積倉前年翠華來萬馬天騰驤百姓但縱觀不知有

糗糧往者苦逋逃鄰里罹禍殃至今斷株連荒閱無一

亡往者苦盜賊衰足賈與商至今夜行卧付與使君裝

水旱之不時祝寧丁我躬蟲乃不爲災境亦不入蝗猶

惡疫癘作給藥味自嘗視事或牽衣苦問飲何湯亟命

與善藥多起羸與甦比較日常有牽衣求藥者暇時興

學校所拔必才英春秋行鄉飲禮讓何煌煌山東大秀

才突而恂且莊往時威夏楚今可鼓笙簧

山東諸生挾制官府者名

大秀才嘗申請襪其尤者俗一變

治化一以孚小大咸悅康當令懸弧

日爭願殺羔羊勞苦諸父老義不受筐筐樹木如樹人

厚意當無忘一時獻壽柳春色滿林塘

所植柳人稱壽柳

植之

樂采亭

亭新建泮池南以課士

勝似永豐坊大道萬千株暘者蔭

清涼風流真可愛人以比甘棠年未及懸車邱壑思徇

祥上官留至再谷園詩琳琅

上官及同僚各贈詩有谷園唱和集

父老聞

令去啞啼如兒嬰少年聞令去牽裾如父兄婦姑聞令

去掩泣不施妝自悲命何苦仍恐到公堂去矣可奈何



空村出遮行爭跪前致辭明府徹底清在縣惟飲水民  
今進酒漿滴滴皆恩波以祝身無疆在縣常布褐民今  
製衣裳絲絲結去思尺寸民自量一路臨江南花枝曳  
紅長漯河小西湖豐碑傍石梁西門外三里爲漯河稱  
小西湖石橋久廢修復  
以利涉去後民建去思碑於此石澗不得語但攀新垂楊漯河旁亦  
多新栽柳歲  
時走祠下一國翻若狂時昔從南人起居問無恙誰言  
懷甄俗鴉音食我桑誰言作吏難百里直糶糠彈琴火  
絕絃製錦爛成章歌以貢民情枳棘此鸞凰他日並千  
秋安陽與桐鄉按禹城令爲許香谷二年而縣大治禹  
城縣志僅三冊無多佳傳異日續修當采入此詩

蒙陰三羊里漢廬江太守續晉太傅成侯祐丹陽尹曼  
故里也過客多留題韓慕廬云我來宿羊流云是三羊  
里小橋平道側黃沙覆淺水斷碣剝蝕餘粗述事蹟始  
在漢茂廬江平吳思叔子丹陽八伯間嗜酒有深旨父  
老更謂子荒邱遙纍纍峴山聞墮淚其先乃葬此蕭蕭  
風白楊猶若喬與梓不勝弔古情欲酌無蘋芷

熊漢陽時藝名天下詩亦雅音送施愚山督學山東云  
聲華開道路海岱入登臨又男兒誇魯國季子辨齊聲  
答宋荔裳餉魚云艱難底事營逃網慚愧良朋問著書  
又傾筐忽見揚春色行部豪于彈鋏魚

昔稱酒之美者曰青州從事酒不必出于青也而青州  
實有美酒曰紫露國初與德州墨露共傳尤展成在施  
愚山學使署飲此酒作歌以贈將山左名勝俱括其中  
洵奇作也詩云驅馬三周華不注青峰獨插青天任杖  
策一尋趵突泉銀河倒噴聲濺濺齊魯山川首歷下其  
秀鬱爲古作者千載復來宛陵公手挽東流鼓風雅獨  
樹軒前春鳥鳴張燈揖客紫露青州酒名傾酒氣拂拂十指  
出聽君口吻煙霞生君云蓬萊見海市恍兮忽兮萬象  
起貝闕珠宮乍眩眸霓旌翠蓋纔彈指繼云東上岱宗  
壇雞鳴日觀扶桑寒五大夫者猶笏立磨崖之碑參天

看又云孔林曾再拜數仞宮牆大無外四壁管絃音未  
希一堂劔履容如在登山觀海遊聖門我聞舌橋難爲  
言怪君雙眼高百尺西江吸盡雲夢吞元氣磅礴走鴻  
筆天地大文風雨出短歌長吟來鬼神一時海嶽開顏  
色飲君十斛爲君賦予亦從茲汗漫去西攀太華北滄  
溟長攜謝眺驚人句

阮亭先生幼子三歲能誦唐詩百首阮亭贈兒詩有杜  
陵宗武之句尤悔菴見之驚爲夙慧席上口占虎兒詩  
贈之云王郎三歲識之無跳躍天然千里駒日誦唐詩  
一百首使君惟有捋髭鬚

山東惟孔顏曾孟列儒籍其散居各州縣未入譜者不  
列也餘爲民籍若商籍龜籍考試者亦鮮明時其制有  
異考先人同年齒錄新城王氏爲軍籍各省或匠籍軍  
籍名目甚多不全記最可怪者有富籍丐籍余家亦屬  
軍籍相傳有居金陵如梅福之爲門卒者家乘不載無  
可考後縣中糧冊列儒宦籍與新城王氏今俱爲民籍  
矣錄之以見各朝法制後人勿忘本原

國初曾  
有富籍

家亦山公少穎悟工詩賦古文與畢司農兄弟戚誼而  
以文章莫逆司農昆仲八人號皆從陽有華陽震陽青  
陽旭陽祝陽冲陽司農則白陽也新貴宴賀客優演蘇

子卿牧羊故事公在座指示眾賓曰是何羊之多耶有  
白羊焉青羊焉白羊其先眾出羣者乎蠕蠕而動雍雍  
而來者非旭陽耶突羣而至者是冲陽耶何坐塵蔽目  
震其後者又有羊耶戚友皆爲鬪堂送白陽理刑松江  
有詩亦佳崇禎時白陽公操國計以度支日匱不得不  
尙綜核值大旱御史某奏疏云烹宏羊天乃雨公笑謂  
同列曰渠意欲烹白陽耳一時雅謔今猶傳誦

阮亭之先瑯琊公貧而鰥風吹初氏女至遂以爲婦門  
外有槐夢人推紗帽一車懸樹上纍纍餘二帽爲耿畢

二姓攫去後耿生巡撫畢生尙書

今槐在祠外  
石欄護之

阮亭先生天女散花小照天女空中露半身像則頭裹幅巾趺坐國初諸老題詩滿焉尤悔菴題如夢令云晏坐袞裳垂地玉蕊從空飛墜摩詰轉王維天女自然遊戲如是如是應證雨花三昧阮亭後裔持以求售不得孟柳谷云若阮芸臺翁覃溪見之當購以重金

國初邑令某清丈田畝鄉派一人司事謂之督丈里中無賴賄胥吏得與其選大肆威勢高下其手蒲柳泉先生年方稚編督丈詞皆市井俚語形容鄙態令人絕倒然卽此足見當日情事作韻語陽秋觀可也先生子若孫皆有聲場屋今式微矣平生所御琴爲邑令王燕南

買去壽山石圖章一匣色理俱佳篆法古雅亦售于他人或傳柳泉一子能記前生聊齋不載未可信余見其

族某幼時至某家能知其內曲折蓋生七八歲卽夭後

轉生也

督丈詞皆以七字爲句縣志有云舊步弓長若干今驟減若干爲害匪淺未知卽此時否

吾淄韓氏自明以來科第蟬聯亞于新城王氏近有名

厥田者號禹甸太翁中副榜督之嚴雖負擔吟誦不輟

鈔時藝日得三十紙同人驚其神速手錄史冊盈篋笥

工於文學使持示諸生云欲取科第當以此爲法晚登

進士選湖南利川縣決獄老吏莫及歲旱聞崖洞有水

往禱泉忽湧溢資以灌溉人以爲誠敬所感



阮亭薦湯潛菴潛菴爲當時柄臣所惡翁鐵菴受指劾  
湯爲僞學姜西溟移書責之一日其書徧都下卒諡文  
正入文廟者湯也鐵菴賢者此舉豈止輸阮亭一籌泰  
安趙仁圃入閣僉人謂係方靈皋引薦思攻去靈皋卒  
之爲 本朝名儒者方也昔士有以舉主重舉主有時  
以士重阮亭尙書引正人仁圃相國爲正人所引二公  
之品不從可知乎阮亭不與要人爲緣仁圃相國去位  
以細事爲朋輩所賣人皆知二公文章經濟而生平純  
白無疵固正人所倚賴云

明山東提學副使錢啓忠以理學名世世稱清溪先生

武定李公鄴園先生門下士也耿藩之亂鄴園守仙霞嶺當是時賊勢方盛眾寡不敵李公邀先生之子名廉字稚廉者入幕府共事稚廉承家學參以戢山之說兼經濟才天文象數兵法地理無不究心授鄴園以祕傳火攻法按壬遁支干行之所向有功鄴園欲薦之中宵遁去奇人哉先是聊城傅相國欲薦爲中書不就從古立大功必用奇才人知鄴園功勳崇隆不知其能用人也今李氏式微火攻祕法不知尙有傳者否按錢公浙江寧波府勤縣人從兄忠介公舉兵興明被籍稚廉遂從外家姓高後乃復姓

白雲湖一名郎中泊章邱張元明光啓隱其間闢一圃  
曰省園以種樹藝花自樂有張仲子百餘首漁洋題其  
集後云君家郎中泊何似郎官湖雲氣流銀浦人家在  
玉壺林園交水石烟火出菰蘆他日遺民錄千秋道不  
孤

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左傳陳桓子召公子周與之夫于  
卽此漁洋先生晚年建別墅名古夫于亭其地在長白  
山魚子溝水出其東名抑泉口陳仲子夫婦隱居灌圃  
漁洋古夫于亭第一圖爲禹鴻臚之筆今在日照蕭碧  
畦太史家寄菴題古夫于亭雜錄云名士紛紛列如麻

尚書聲望自高華少年人已推才子忌口心猶服大家  
築室聊將娛老境遺圖曾與伴歸車殘編載向關山月  
幾度焚香月影斜

臨清水旱十二門運河一道舟楫往來百貨駢集威武  
門外有古堤傳自秦皇築以障水又爲馳道往東海求  
仙隄歷千餘年風雨侵蝕耕牧蹂躪終不能損當日監  
工之巧民力之侈俱可想見

秦橋在大海中從日主祠望之怪石嵯峨忽斷忽聯相  
去丈許如人力爲之紛列者蒼茫莫極不知所屆日主  
祠在海東岸盡處王秋史秦橋行有云秦東門刻相斯

篆磨崖漫滅成山椒似李斯篆在成山衛諸城滅中州  
云素修長城入海砌石甚長幾二百里有李斯篆

查初白慎行詩盡態極妍出都門經吾東緣路有詩可  
作行程記讀黃沙碧草兩無情鴉愁聞第一聲辜負

遺山詩句好

元裕之詩杏花尊酒記聊城

杏花開後過聊城東昌道中春

滕雨潤少飛沙別取林腰一道斜紅袖倚門桃傍井又  
緣迷路得看花抵晏城風柔自覺輕衫便山近微嫌溼翠

多日暮大清橋畔望一叢春樹擁齊河大清橋古驛東來

一路灣萬枝翠柏護蒼顏不知斤斧迷何幸大似吾鄉

近海山平崗平山堂畔忽經年又是荒城上已天慚愧爨

家供野味樹頭小串摘榆錢

泰安道中

峴首沈碑事渺茫空

傳有淚墮襄陽居人自重羊公里未必英雄戀故鄉

羊流

店荒溪曲折凡三渡草屋欹斜只半間不負一餐畱客

座豆花棚下看蒙山

蒙陰

桑邊棗下嶮崎路亂石堆堆數

驛亭野草不知春意好燒痕三月未全青

發蒙陰至青駝寺

白

沙沒髀水平腰舟子招人上小舸指似翠華南頓路舊

年此處有浮橋

渡沂水

枝枝能白復能紅光景年時約略

同行過曹村貪小住雙禽對語百花中

自剡城看桃李至紅花埠

益都李詞晚言秋谷先生南遊寓一園有鬼與談論漁

洋山人之詩引喻甚多大抵言其工雅如纂組錦繡巧

出仙機而無裘葛禦寒暑如舞衣歌扇十二金釵而無  
主婦司中饋如梁園金谷雅客滿堂而無良友進規諫  
秋谷極爲擊節又謂明季詩庸音雜奏故漁洋救之以  
清新近人詩浮響日增故先生救之以刻露勢本相因  
理無偏勝竊意二家宗派當調停相濟合則雙美離則  
兩傷按評兩先生之詩甚允但避議鄉邦先賢之名托  
之木魅云爾

明季吾淄修城張聖鵠相國獨當一面國初定鼎山賊  
謝遷據之官兵圍城列砲轟擊西街王氏樓中忽一人  
頭自窗飛入蓋砲擊城上人也血流井中空不可飲張

氏被害最酷一門三烈有詩傳世收復後城中子女多  
爲兵擄張氏破殘之餘在外未被難者出黃金三千兩  
贖族中被擄之人其後孫支分析每家授田萬畝嘗見  
吾族分產之券載管家者爲首皆從九縣丞當時紳士  
豪侈如是今吾淄及鄰邑富室田無至五十頃者人戶  
日稠田土日窄金錢亦日乏舉一隅而其他概可知矣  
然亦卽見國家休養生齒日繁之盛

明季復社聲氣徧天下每會至二三千人幾羅清流之  
禍國初猶染餘習吾淄韓氏爲主盟新城則之王倡首  
西樵禮吉主曉社漁洋舉秋柳社此外又有因社秋柳



社中著名者如東武邱海石清源柳公隆任城楊聖宜  
原立社之初詩酒文讌特講學之變調後乃學步效顰  
陋習相踵甚至學使納賄生員之外復取社生無定額  
不達部鄉間詡詡濫膺冠帶會言路條陳禁止其風乃  
息否則覆輒相尋未有已也

濟南固多名士流寓亦盛如唐之李杜宋之蘇黃晁曾  
無不游覽流連國初顧亭林張祖望閔古古朱竹垞皆  
以事久住學使則前明薛文清王文成一代大儒我  
朝則施愚山黃崑圃一世文宗以此提倡人物風雅安  
得不盛青州爲宋宰相徊翔之地十三名臣列在祀典

宦績不可殫述淄在濟東百餘里青西百里山川綿沓風流如昨考古者所爲憑弔唏噓也

康熙間余族有皞迪者卽柳泉志異所載宿城內王氏家經謝遷之變眾鬼呼名訴冤王學院叱之不退者公工詩有詩集一册未刻幼失恃育于外祖畢大司農家與舅氏通州牧載績先生共讀先生有贈四甥皞迪詩委曲詳盡竝其神情意態傳出可作家傳讀故備錄焉當我未生時爾母已先無爾遂與爾兄同來我家居我母視爾哺我父課爾書癸亥我初生爾已八歲餘逮我事章句爾已稱名儒臨池走懷素文章擬大蘇詩宗李

長吉數精邵堯夫旁及諸家者岐黃與堪輿投石復超  
距不肯蹈拘迂酒酣時擊劒棋倦更投壺比時我長兄  
與爾年不殊朝夕相砥礪共期步天衢余也亦同社每  
每向諮諏戚誼甥舅篤切磋友朋如我父晉司農相攜  
常同車兵燹屢往返無不與爾俱戊寅遭家難從此迹  
少疎爾兄伴我讀爾與我兄胥五日會文字始獲一聚  
醕壬午我兄逝爾遂返故廬或月一至焉相見少歡娛  
甲申同患難三月共山嶠家食既難遂余乃風塵趨自  
茲益闔略談心憑雙魚終歲或再遇總不如當初丙申  
余竊祿高梁六載逾親朋接踵至屢屢煩招呼堅臥長

白山爾志甘犁鋤辛丑一暫歸聚晤只須臾相悲都老  
大對坐但欲獻遙指五狼來行行步次且昨歲知多病  
幾乎成長徂陡然聞命駕疑信且躊躇開門忽覩面如  
獲五斗珠不能敘寒暄盱目各如愚草草具杯盤慷慨  
酒沾濡爾爲發狂歌我聽捋髭鬚白日苦多事長夜話  
舒徐回首四十年萬事皆土苴年來好屢遷舊業成荒  
蕪新構五畝園一水環高閣抱膝吟此中不屑計盈虛  
萊妻作賓客喬梓爲師徒只此堪自慰無庸歎居諸周  
旋方兩月忽忽念歸途尙有凌霄志岐路泣楊朱畱連  
旣不得西送出郭郭阿堵爾羞道聊以表區區努力各

進修金石永不渝煩言訊爾兄別來可念予陳其年評其詩似遷固傳有以也

王義士者不知何縣人亦未傳名字但知爲山東人耳身長八尺貌甚寢訥於言而忠誠出於天性多力善擊刺精火攻胆畧過人崇禎末盜賊蜂起招之不肯往曰吾將爲朝廷殺賊肯作賊耶與諸天佑結爲兄弟天佑驍捷善戰起義旅討賊賊以二千擊之兩人僅率四十人分兩翼逆戰斬一裨將賊退數里復合四十二人談笑殺賊數百鏖戰三日夜賊益衆力竭天佑彼圍數重義士大呼躍馬馳入左手運矛右手解甲與天佑潰圍

翼天佑出天佑馬蹶被執義士痛哭曰兄死我不獨生  
終必報仇乃撫其妻子傾橐結四方奇士圖再舉而明  
亡矣義士生平好酒臨敵以牛胞貯酒載馬上戰酣下  
馬坐與力士角飲賊不敢近其四十人皆得脫

諸天佑東昌人少任俠喜交遊倜儻有大志入關中以  
勇烈著督師孫傳廷戰歿西安陷天佑率壯士十八人  
入河州募兵千餘欲襲西安賊遣萬人攻之天佑奮出  
戰稍却天佑從城上躍身下植立叱咤射賊首應絃倒  
賊奔揮刀逐之賊大敗依山結營不敢出天佑以三十  
騎伏山上單騎趨賊營大呼曰我大膽諸將軍來取賊

首賊爭出追逐三十騎望見賊亂自山馳下大呼曰大軍至矣賊驚潰天佑手斬數人由是聲名大震賊又以精兵十萬來攻天佑出走京師陷天佑拔刀斫石痛哭曰不殺賊爲皇帝報仇我目不瞑乃以四十二人起兵鳳翔遇賊數千突前搏戰初天佑在河州望見賊中軍大纛挺戈突入賊將辟易橫刺擁纛將下馬奪其纛馳還至是其將適在軍指曰此諸天佑也賊大驚請益兵圍之有鐵虎頭者善使雙鏑左三稜重十六斤右四稜重二十斤出入重圍所向披靡天佑得脫次日復戰力疲突圍馬蹶陣亡鐵虎頭被獲大罵不屈死關中豪傑

聞之皆爲流涕

俗稱神筆劉耳枝掖縣人名重慶耳枝其號也貴爲公  
輔以書法名當世學宮新修公于大成殿壁後朱書聖  
經一章字大如升雄偉莊肅見者驚顧後來修葺不敢  
更易但下截歲久漫漶矣府城隍扁字徑圍四尺餘赫  
然猶存

武進士無殿試崇禎四年會試王來聘能運百斤大刀  
不與選帝怒命倪元璐覆閱取百人分三甲以來聘爲  
狀元卽授副將王阮亭先生以爲是科由方逢年之奏  
始行殿試登州孔有德之難來聘在軍感殊恩奮力攻



城受傷死探花賀秉鉞爲參將扶父柩至臨清遇我大清兵戰死昔人詩云世間多少偷生者黃甲由來出俊髦二人盡節吾東可謂不負科名

明季流寇之難吾東幸免甲申三月後賊將董學禮南下又賊將劉姓隨後至明濟寧道王世英迎降二東爲畿輔咽喉是時舊太傅謝陞奉明藩裔監國殺僞官十八人直隸之任邱交河鹽山慶雲南皮等縣僞令盡爲所殺召募本處義勇數萬繕城拒守聲勢大振故相國劉鴻訓之子孔和殺長山僞縣令起兵史可法路振飛勤王北上振飛與董學禮兵遇三戰皆捷學禮告急賊

黨而大兵已從山海關入與吳三桂連破賊兵自成棄  
京師西遁賊兵踞濟寧者方肆淫掠紳衿潘侍郎同總  
兵張文昌都司李允和統九營兵用大炮破城擒僞防  
禦使張問行僞守旅傅文僞州牧任某并從賊道臣王  
世英收監設龍亭香案更孝舉哀縛五叛臣以告懷宗  
之靈斬張傅二人首懸南北二門東昌雖有賊守而充  
州之僞府尹高僞刑廳董魚臺知縣尹宗衡皆被獲竝  
斬梟僞防禦使劉濟汶上令李某大勢似可有爲史可  
法欲長驅直進有勸以社稷無主宜先擇君以定南都  
時馬阮已擁立福王欲爲小朝廷以圖富貴高家兵北

來沿途殺掠無心勤王已而孔和爲劉澤清所害謝太傅納款路振飛去淮揚巡撫任方議畫河而守已無及矣天與人歸我國家萬年基業蓋肇於此

乙邦才字奇山青州人在軍中爲隊長黃得功乘勝棄大軍單騎逐賊陷淖中賊圍之數重射殺所乘馬得功亦仰面射賊相持日已暮箠中僅餘二矢自分必不免邦才登高望見識其冑曰此黃將軍也大呼馳下賊眾潰散以已馬授得功且分矢與之步從且走且射追及大軍名由是顯升副將屢立戰功史可法開府揚州以總兵隸麾下與大兵戰敗死之邦才白皙拗鼻蜂腰目

不知書善投壺不飲酒而好美婦人嘗與所善劉公載  
席地置酒自彈琵琶命侍姬歌秦聲已置琵琶於膝慄  
慨言曰邦才起卒伍至大將幸無事爲聲色之娛一旦  
國家有變惟以死圖報卒踐其言

任公民育字厚生濟寧州人居泗水上與家澗湖公同  
舉天啓甲子鄉試倣儻好奇計大兵下山東至濟寧與  
官守城甚力卒不克而去當路知公有將帥才皆欲招  
致其軍史公可法尤重之後守潁州流寇大至鳳督馬  
士英逃公輿櫬於庭誓眾死守史閣部督師揚州舉公  
知府事高傑被害其兵來歸勸史納之外可拒敵內可

制四鎮不聽閣部晝夜理軍事不遑寐除夜犒賞軍士  
畢舉酒自酌沉醉坐睡天曉文武員弁集轅門史公未  
起公探知其故曰督師此睡不易得也命司更鼓者勿  
息史醒大怒問誰亂吾軍法者公以情告史素重公得  
解及大兵破城公裨衣坐堂皇諭之降不屈飲刃死二  
女皆自縊先一夜大星墜署中櫪馬皆驚公自分必死  
無悔意與閣部竝垂千秋不負魯國男子

王公與印字百斯漁洋之世父也崇禎戊辰進士官侍  
御奉命視學南畿未行劾總兵官鄧如圯縱兵殃民甚  
於賊忤政府罷歸治東園疊石爲小山穿渠引水有若

天然構流雲仙衣諸亭綠山上下皈心白業几上列竺  
乾珠藏之文面壁輒終日甲申聞變涕泣不食投水服  
冰片屢求死不得伺家人防護少息與妻于氏子士和  
同縊死陳伯璣允衡刻詩憫僅四家孫公傳庭哀公繼  
咸黃公伯端與公之隴首集也皆明季殉節者公殯日  
士大夫重其義冠蓋雲集賊所置僞縣令賈三俊亦肩  
輿會葬眾逐之輒石雨集鼠竄去士和廩生作絕命詞  
其末云嗟世道之溷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事  
仇兮方臣妾之未遑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

鄉

史體簡嚴如攻某城某官極力防守城破不屈死或略  
舉大端至鬚眉欲動千載下凜凜如生則詞不厭繁崇  
禎十一年我大兵之破居庸入山東也巡按宋公出巡  
至章邱聞變馳歸守城初公劾楊嗣昌爲所忌及奉使  
來東以書別家人曰奸黨盈朝海岱多故惟盡瘁報國  
功名置度外矣至是條上方略七上而七不應大兵數  
萬圍城中僅土兵五百調來兵七百巡撫顏繼祖鎮  
德州太監高起潛駐臨清皆擁兵不發一矢兵無餉公  
赴德王府疾呼三日始出帑犒軍又以佛郎機擊大兵  
稍却相持六十日鬚髮盡白守城者面皆生瘡明年正

月二日公與巡道周公之訓夜灑酒城頭握手唏噓泣  
下誓共死天曉眾譁大兵自西北雲梯上矣公躍馬而  
西手格殺數人刃中面被執不屈懸城樓竿上殺之火  
焚樓屍燼周公亦死參政鄧公謙孝感人也生平慕于  
忠肅之爲人曰大丈夫當戮力王事卽輿櫬而歸猶愈  
死兒女子手及被圍泣血登陴手架大炮執勁弓射殺  
多人城陷被磔公母黃氏聞難歎曰兒得死所吾復何  
憾不食死子方稚被擒去逾年逃歸甫十歲輿櫬旋里  
事聞贈鄧中憲大夫諡忠毅忌宋公者誣其未死贈卹  
皆缺其子德宜伏闕上書謂臣父銜命巡方無兵柄慊



慨死節未有親屬收視致形銷骨化無櫬可還部議再  
三詳覈未邀君恩臣若隱忍何以爲人卒格不行德宜  
仕 本朝入閣贈公文華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嗚呼  
此天之所以報忠烈歟宋公名學朱字用晦長洲人繼  
祖居諫垣多所建白撫東時標下卒三千因畿輔告警  
奉揚嗣昌令五旬三更調使奔走不遑而濟南空虛以  
至失事卒棄西市漁洋先生記此事未詳錄之以補吾  
東志乘之缺

同時死難者歷城知縣韓公公山西人忘其名歷下立  
雙忠祠祀朱與韓獨不祀周鄧二公是一缺典沈歸愚德潛

咏之中有云御史率縣令奮義抗強敵殺馬食民民不忍食裹瘡吮血列防衛援絕兵殘勢危急末云嗚呼千秋饗祀歷城下以媿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敘殺馬一事殆如張睢陽云

宋荔裳先生晚與從兄兵部侍郎致祥符知縣琮俱有文名原籍萊陽父應亨吏部稽勳司携家族徙臨清崇禎十五年大兵入山東吏部與致皆罷官家居吏部捐千金建甕城于北面與知縣陳顯濟邑人趙士驥及致等率眾拒守火礮石矢並發夜劫營斫數十級相蹂死者甚多圍解明年二月大兵復至由城東北隅梯而上

公率家僮巷戰殺傷頗多項中刃被執與玟縛左右柱  
嚼齒噴血潰湧叫呼不絕口俱被殺陳濟顯趙士毅皆  
死玟字九青註吳梅村詩者誤作攻或刻本之訛按明  
史不載九青死難事九青逸事載之云宗人殲焉則吏  
部公亦括其中

是時臨清張宗衡以兵部侍郎家居城破亦死宗衡撫  
大同時與總督王公象乾同里不相能王公於插漢主  
撫宗衡主劔上言撫賞需銀百萬撫敵何如撫士資寇  
何如滅寇終不見用至是殉難

萊陽姜禮禮科給事中採行人垓之父也大兵破萊陽

率親丁巷戰刃中於臂被執去有欲以金贖者大言曰  
吾兒以清官聞天下吾爲國死何贖爲遂被殺季子坡  
趨至抱父屍大哭亦被執去夜舉火焚營大帥覺鬻之  
塚妻王氏塚妻孫氏少子妻左氏及一女俱死塚建言  
被廷杖塵土滿口杖屢折暈絕塚含溺灌之去敗肉斗  
許得不死是時方在獄塚請代塚囚令奔父喪還再繫  
獄不聽

荔裳與姜如須結兒女姻家國滄桑兩家迭遭變故荔  
裳答如須詩云當時天步日艱難戎馬交馳疆圉蹙盜  
賊縱橫賈誼哀國是紛紛蔡邕逐鉤黨方嚴誰見收多

君置橐供饘粥一朝變起塵沙飛老親白首同日歸骨  
肉摧殘那忍道餘生孤子將疇依渡江浮海無消息飄  
泊不辭寒與飢余歸已類遼城鶴十人九人存者稀行  
經舊巷不復識高堂傾圯無門扉旅穀生庭故井塌鴟  
鵂晝嘯狐狸肥有客傳書知汝在但言北望常沾衣攜  
家流落栖江左出處憐余無一可舊業雖餘數頃田犁  
鋤欲把誰能那况復陳畱風俗衰青兕元熊啼向我應  
詔公車解褐衣勉尋升斗羞卑瑣兔絲未附女蘿枝明  
珠已碎珊瑚顛三十餘年盡苦辛回頭萬事傷心夥又  
云尺書忽墜來雙鯉上言別後長相思長跪開緘淚盈

紙扁舟欲來蛟怒號采采芙蓉隔江水君不見周周之  
禽最微細羽翼相銜不相棄又不見交讓之木柯葉同  
南枝蕨蕤北枝瘁少年意氣輕雲霄中道飄零共憔悴  
吳市門卒避人知灞上將軍逢尉醉富貴升沈何足論  
要當努力千秋事歌罷空堂驟雨來鎗火青熒愁不寐  
寫兩家情事俱盡

昔文文山致命柴市狂風晝晦連日陰慘元世祖加封  
爲位祀之風捲神牌入空雷殷殷作怒聲更書宋丞相  
信國公銜以祭天乃開壽福王時萊陽左蘿石懋第盡  
節之日風沙四起捲市棚於雲際屋瓦皆飛城內爲之

罷市蓋忠烈感激天地鬼神咸爲震動理固然也諸生  
曹某素未識公力爲營斂扶輓以歸亦義士也惜未傳  
其名或議公國使麻衣非禮我朝已定鼎燕都乃國  
書必爭龍亭循故事爲不達時務所論誠然然忠壯之  
氣但知有國不知有身彼錢謙益王鐸等于福王出奔  
後遠迎王師天大雨跪伏泥淖中士馬騰踏馳過麾之  
起不敢起直待大帥豫親王至命之起三呼萬歲然後  
立身可謂恭順豈堪與公作奴隸乎公臨行與姜給事  
採書云國遭大故二東不聞有斷頭穴胸以報故君者  
彼鄒魯仁義之稱安在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也蓋早

拚一死而來讀其語千載下猶有生氣

萊陽沈迅以禮科給事中給假家居明社亡與弟迓結  
砦自衛迓短小精悍馬上舞百觔鐵椎率里中壯士捕  
剿土寇略盡大兵至據砦不下攻破闔家死難

寧陽朱克配字堯夫勇而好義知名齊魯國初土寇蜂  
起克配團練壯士保護鄉里每遇敵身先摧鋒所向披  
靡鄒滕汶泰間恃爲保障從大軍平江南徐邳諸州傳  
檄而定克配力也蕩滌草寇事畢告歸

左蘿石先生謂遭國難一東不可無陷胸斷脰之人按  
福王時祀殉難諸臣范景文等二十餘人外附祀文臣



七人其中顧鉉彭瑄俞志虞皆爲賊拷斃非真以死殉國餘止四人山東居其二徐標字淮明濟寧人巡撫保定賊使人諭降毀檄戮其使方謀拒守中軍鼓眾殺之降賊朱廷煥單縣人分巡大名賊傳檄入城怒而碎之城陷被執不屈死皆甲申三月事其他死事未入祀者尙多至如卽墨諸生王公義國變後奉母入山母亡盡節以書與子略云忠孝無二理母在不敢捨身以殉難母亡不敢愛身以負君可謂從容赴義錄之以雪蘿石

先生之言